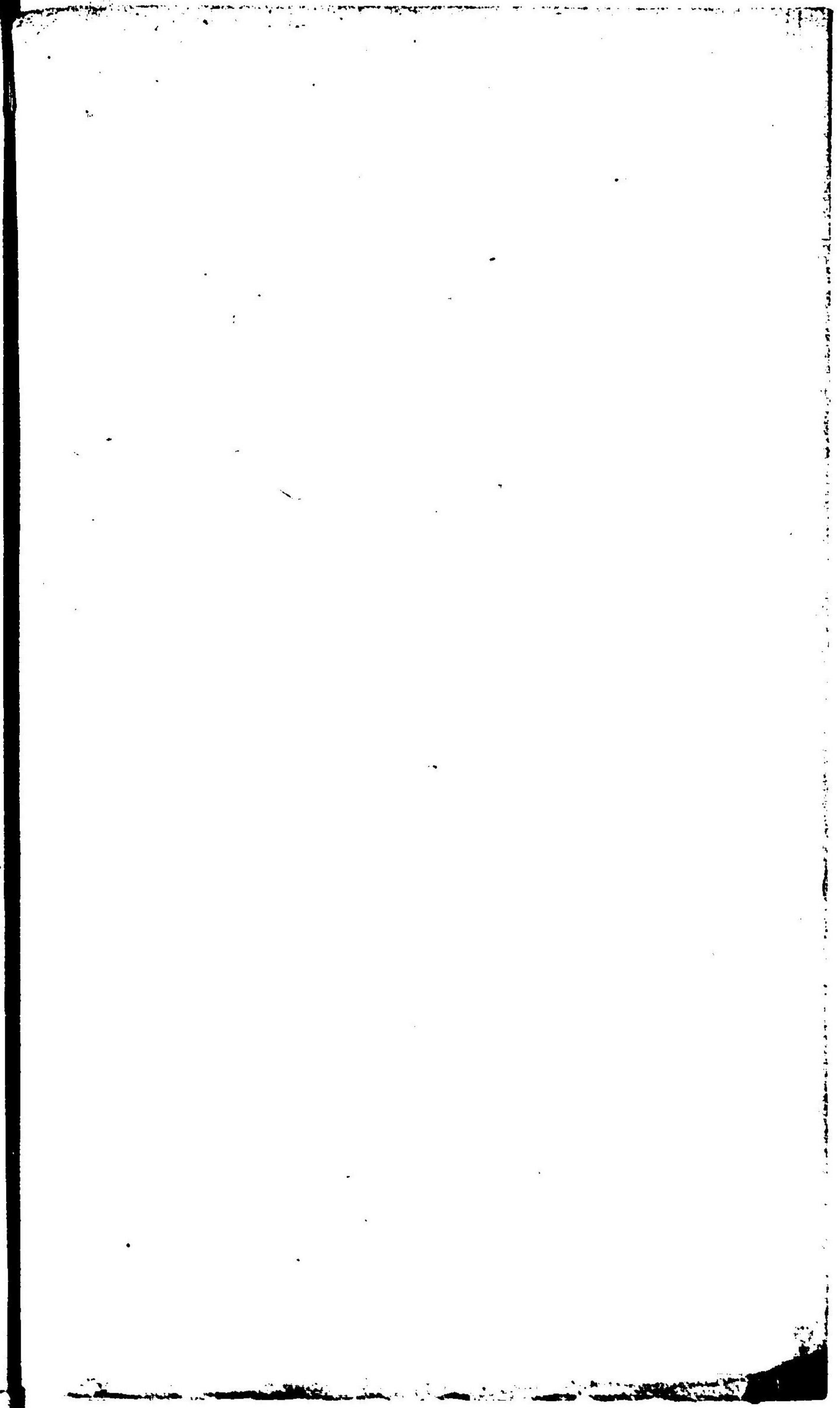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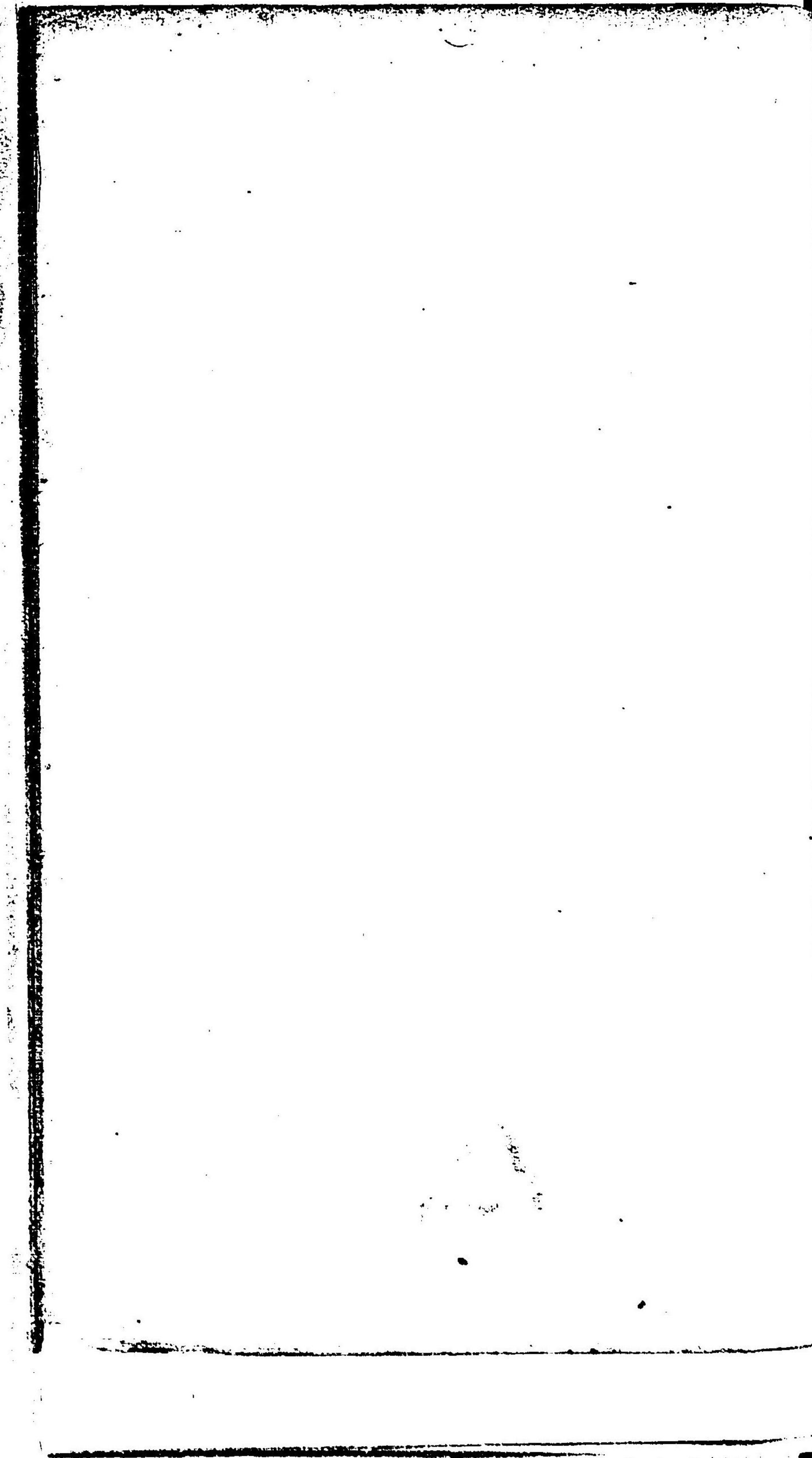


184
3
315

開
行
錄
北
海
部
一



北海紀行序

伊東竹山介未尾虛舟寄其所著北海紀行乞余點
識及序余未識其人虛舟畧述其行實曰通稱茂右
衛門南豐速見郡立石人往年來東京往于大窪爲
人有才幹嘗舉于豐前中津市學校明治十年上京
遂爲福澤翁門客翁亦屬望後來不敢尋常書生視
也且竹山克通諸藝讀漢籍解洋書斷數理傍能漢
文能和歌能俳句能種樹而最長乎貨殖餘儻強
仕赤手特起富累巨萬宛然爲都下一奇頓余聞而
異之曰有斯人哉有斯人哉今時讀書者往往爲文

可謂豪傑士
不待文王而
興者矣

天下古今通

字所使役而不能使役文字屑々焉尋章摘句以終
其身一無所成而籍口顏原曰貧者士之常也一身
且難於糊口况周他人之急乎今竹山識見卓然雖
讀書弗注目於文字之末唯領其大意有古傑士之
風平居自奉儉素身披綿衣不糜財飲食一家親睦
曾無反目閭牆之累宜乎特起能致巨萬之富也余
閱紀行不避雨雪不怕波濤跋涉間關足跡及衆人
所未到日記其所歷覽細大無遺尤用意財政蓋欲
展力於彼土也余壯歲亦有志于經世而才幹不能
堪之終爲文字所使役以老愧於竹山者多矣虛舟

所注目超群

反應有姿態

隱餘意結之
無限煙波

語余曰竹山謂吾園廣二萬坪種雜卉數千株將欲
埃楓樹飽霜之候邀先生於園中煖酒紅葉爛然之
間親聽北海之話不亦一快事乎余惡得不樂而序
之哉

明治二十九年九月

七十五翁梅山川北長願撰

借他人語成此好文辭何等藻思何等敏筆

九月初六

南摩綱紀拜讀

間行錄卷之一 北海道

伊東竹山著

余遊寓東京四年于茲、聞北海道山海之利及開拓之狀、欲歷覽之尙矣、而未果、頃者由利公正翁遊於彼地而歸、語以民情風俗及山海之利、於是北遊之念愈切、不能自禁、謀之福澤先生、々々大贊成之、因急治裝告別諸友、與菅橫井二氏、以庚辰八月十四日發、馳腕車抵品川驛、乘流車至橫濱、時既卓午、乃憇茶亭、會流船高千穗丸將北航、因乘之、船長五拾

間積載壹萬餘石，最爲堅牢，黃昏拔錨，過相模航房
州海，風軟水波不起，少焉月出，夜色清涼，忽忘夏熱
之苦。

十五日 黎明，船截波駛進，激浪盪船，如有物衝枕，
驚起上甲板，東則渺乎大洋，水色接天，無有際涯，西
則總常之原野，瀕海數十里，不見一高山，遙望犬吠
崎及銚子浦耳，船客多菜色，執箸喫飯者，纔不過十
數人，然無暴風之虞，乃移船路近陸，漸進抵磐城洋，
夕陽沒西，各室點燈，船客皆病臥，不病者上甲板喫
烟，有一婦人來，蓋船客也，一洋人亦來，與彼婦語，半

以英語，携入其室，他客相共語曰，西洋人者，船官而
婦人者，私窩子也，航北海及新潟之船，搭載如彼婦
人者多矣，醜風亦可惡。

十六日 未明，又上甲板，遙見雲霧中，有熒々如星，
爛々如電，如動如靜，火光懸於空中者，或曰，金佛山
燈臺也，金佛山則東國名山，北遊之客多寄船於此
云，又以彼山爲自橫濱至箱館之中央也，須臾雲霧
稍散，山巔漸現，船愈進，山愈現，乃把望遠鏡視之，距
陸數百步，屹立于海上，而奇峯怪巖，老松參差，一々
不可名狀，怒濤激于山麓，碎如綿，散如花，乍生乍消。

倏忽變幻，衆舉手呼快，頓忘船中之苦。既而微雨至，北風起，寒刺肌，病者嘔吐，船官巡視客室，問安否，余熟視其船官，同窓井上某也。別來六年于茲，何等奇遇，携余入食堂，呼酒命食，閑談數時。

十七日 細雨霏々不歇，船首稍指東北，應過北緯四十度，乃至四十一度，冷氣愈加，船客皆穿袷衣，聞抵歐洲，航海五六十日間，寒暑忽變，余去東京，僅三日，而氣候如此，真可驚矣。午後天霽，漸近北海道，則大霧四塞，數步之外，不辨島嶼，因屢小泊，或曰：北海雲霧常深，航海屢苦焉。已而廻藤石崎，入海峽，鷗鷺

群飛蔽天，知海中小舩集于水面也。日晡霧散，山色分明，漸過鹽首崎，至箱館港，從橫濱至此，海程五百三十一里，經三晝夜，船客相與上陸，就濱武藏旅館宿，結構壯麗，而樓上盛土築假山，種奇花美卉，客皆賞之。自樓上望港灣，桅檣林立，不見水面，皆輸出北海道物產於諸國之船舶也。其製甚堅牢，而多三桅船矣。蓋五開港中三桅船之多，無如此港者也。港口廣里許，漸入則益廣，號曰巴港，蓋由灣之屈曲似巴字，得此名也。所謂天然良港，而爲北海道之咽喉，凡來此地船舶，必寄此港。々之東箱館山矗立，街屋櫛

比、往來雜沓、人戶以萬算、頗爲殷富、又有砲臺、嘉永年間、幕府築之以備洋艦云、戊辰之役、幕臣榎本大鳥等、據此以抗王師、彈痕今猶存、西北沃野數十里、有村落、此地生禾麻菽麥之類、又產菜蔬最適蘿蔔云、

十八日 遊步市街、去歲十二月有火災、將改市井以防延燒、經營未畢、故無建築者、公園土地高燥、下瞰市街、奇木異卉、所在列植、怪石累々、略類偶人、其形皆異、有如搖手而招者、有如背兒而行者、如仰望天者、如俯拾物者、有化石、有鳴石、千種萬類、一々不

可名狀、又築假山、植以松杉、蓋此地不生松杉、有號蝦夷松者、其質殆類檜、又遊博覽會場、本地山海之禽獸蟲魚、悉陳列、然豺狼白熊海獺鷲海豹黏之外、無足觀者、

十九日 拂曉乘火輪船發函館港、經矢越岬、過白神岬、見松前城、樓櫓壯麗、塹堞皚々、映帶海水、港中碇船十數隻、聞往時封準十萬石、領蝦夷一圓、其實當四十餘萬石云、卓午抵奧尻島、周圍五里餘、巨南北戶數四十余、皆爲土人居住、日暮經後志國高島岬、距箱館百三十餘里、是日晴天、水波不興、船中無

病者、抵小樽港、舳舻十數隻、蜃集競引客、叫聲聒々、恰如雄蜂侵入蜜巢、置槳於左右舷、兩手執之以行、舟殆如西舶脚艇、相傳文治之役、源廷尉自津輕航海入蝦夷、時激浪折槳、拔佩刀代之、爾後土人作槳、必摸刀劒形云、廷尉入蝦夷、遂入滿州之事、諸書所載異聞甚多、今不贅、上陸宿逆旅、

二十日 遊觀小樽市街、人家據海岸岡阜建築、故巷衢一低一高、無平坦、輒近起工開鑿新路、以通車、戶數凡一千三百、人口壹萬五千餘、概寄客而未編貫者多云、

二十一日 買船抵錢函、既卓午乃小憩茶亭、居民五十三戶、概業漁、間有驅馬運物以爲生業者、凡本地馬丁、一人馭馬七八頭、自騎馬爲導、餘馬魚貫而行、夜則皆放畜于原野、冬春四五月之間、全地積雪、道路梗塞、行人跡絕、皆放之於牧場云、牧場有數所、牧馬最多者及千四五百頭云、馬骨格雖小、能負重致遠、頗省人力、聞開拓使頃者有改良全道馬種之舉、余曾日開化之源、謂在牛馬此舉最贊、自錢函雇馬車抵札幌、道路多石、輓輒衝腎、痛徹腦髓、蓋此地則石狩國、東西四十有餘里、南北凡二十里許、無一

山岳、北海道中最平坦地也、中有大河、每歲三四月之交、冰雪融解、忽然水溢、泥淤滯塞、不涸數十日、余於是乎有感、夏禹之治水也、盡力乎溝洫、歐米講水利者、擲數千萬金、浚河川以防汎濫、洋溢之害、今此地、亦起工、浚河鑿溝、以防水害、則開拓之業、豈少益乎、

二十二日 訪長谷部堀二氏、長谷部氏、越前福井人、爲開拓權大書記官、堀氏、薩摩人、亦嘗爲開拓大書記官、因病辭職、今結一社、號大有社、置支店於小樽及札幌、運轉貨物、又私設牧牛場及製油所、以爲

永久之計、邸內多種葡萄、是日暑熱如燬、日晡漸覺清涼、星斗爛然、開窓就寢、隣樓有吹笛者、餘音嫋々、使人有太白寒山秋浦之想、

二十三日 觀麥酒製所、棟宇頗宏壯、受釀法於獨乙人、因謂之獨乙製、地中築冰室六、設戶於左右、使外氣不通、執燭而入、寒如嚴冬、釀造額每歲六拾餘萬、饌味最美、又觀製網所、十數人列坐就業、製網如山、以地產麻苧製之、價額每歲五萬餘圓、然不過給管內漁業所用三分之一、其餘悉自他縣輸入、漁魚之盛可知矣、此地多產大小麥、大小豆、麻苧、玉蜀黍、

粟稗萊菔蕪菁馬鈴薯麻苧最適地味云、
二十四日 早起到工作場、先入器械館、以水車機
器、運轉圓鋸、截巨材蓋米國製也、一鋸要二十五馬
力云、運轉鏘々瞬時截數尺、使人驚絕愕倒、入細工
館、製障子椅子簞笥等、甚極精工、次入鍛冶所、製鋤
鍬鎌等之農具、日晡遊招魂場、祀十年西南之役屯
田兵戰死者也、余正襟仰見碑、篆額曰屯田兵招魂
之碑、西南役總督有栖川二品親王之書也、碑文則
陸軍中將兼參議山田顯義之書、而廣瀨群勳所鑄
也、蓋屯田兵者、爲北海防禦置之、而皆住於琴似發

寒山鼻江別四村、置交番所於琴似江別兩村、管理
事務、又設學校、以教育子弟、人員男女二千三百五
十六人、常從事開墾、其既所墾闢之地、據明治十一
年調查、二十萬一千七百坪產桑麻菽麥蘿蔔甘薯
豌豆等、札幌所釀麥酒、概用此地麥也、
二十五日 油然雲起、大雨傾注、民大喜、前是旱殆
七旬、河水乾涸、草木將枯、及晚霽、夜氣清涼、不聽蚊
聲、
二十六日 遊偕樂園、々在于札幌區西北之隅、大
約二萬坪、雜植和洋花卉、有綻蕾者、有結實者、旁有

魚卵孵化池、育鮭鱒香魚之類、周以盤石、植以嘉樹、逍遙此間者、宛如入仙境、

二十七日 暴雨霹靂、恰若水晶簾、自中天垂、徹夜不歇、

二十八日 微雨、

二十九日 天晴、大覺秋涼、二十七日之大雨爲夏秋之分界乎、蓋此地晝間雖熱如燬、至夜半清涼、暑氣僅以二三十日間衰云、菓蔬皆晚熟、今日李杏葡萄胡瓜漸熟、頗爲甘味、

三十日 早起、遊博覽會場、園中樹木繁茂、蔚蒼覆

天、旁有池沼、其面積大約七八十坪、前年放鱒卵、今已尺餘、人唾則群魚自窟下出、能馴人、館內則羅列全道山海產物、有鮭青魚、鮫、鰈、鮑、蜆、膾、膾、海獺、鯨、海膽、海獺、狼、狐、貉、獺、猴、熊、鹿、馬、牛、鷺、鴨、及佳木、鑛物之屬、又有家具、農工衣類、弓箭等、將出館、有客失色、逡巡者、余問其故、答曰、飼猛熊於檻中、檻甚疎、其勢如將捉人、不可行、余大怪、往而視之、則以大熊皮製模型、其容如生、令人驚愕、傍有說明書、明治十一年四月某日、夜半侵入札幌市民家、嚙殺老幼三人、開拓使欲令屯田兵探而殺之、撰其人兵中適有兄弟

二人特請其撰攀斷巖絕壁、入深林幽谷、搜索五晝夜、遂獲之、因剝製之云、蓋全道中每年猛獸害人數十馬牛數百頭、故前年設制獵獲豺狼一頭者、賞以金七圓、獲熊羆一頭者、以金五圓、然千林萬岳相連數百里、人跡未到之地多、故其害、民未能免云、三十一日 早起與菅氏乘馬車、再之小樽、途中大風卷沙、余等擁被伏車中、馬佇立不進、更加一馬、僅抵錢國、已午時小憩茶肆、風漸止、日又曛、乃備小舟順風張帆、疾如飛、抵小樽、上陸宿客舍、澡浴飲酒、殊覺愉快。

八月一日 訪郡長北川氏、北川氏東京人也、維新之初以公幹來此地、後遷郡吏、管轄小樽高島忍路余市古平美國積丹七郡、頗通下情、又明地產、使胥吏嚮導、觀量德學校、々據一岡阜臨海、左右連原野、結構甚壯麗、可容生徒三百人、見教頭淺野氏、曰、此校爲七郡十校中最大者、因分教則爲二科、一爲小學科、一爲速成科、小學科者通常小學教則而教育兒童、速成科者擇各校生徒俊秀者教育之、成業之後爲各校教員、次巡視各教堂、觀生徒勉學之景況、比之府縣小學生、有優無劣、蓋學生皆質朴、辭校歸

家、遊戲道傍、遇人必爲禮、其舉止真可嘉矣、

二日三日 雨

四日 山鳴谷應、風雨齊至、暝々晝昏、漁人稱之神風雨、曰、自小樽至札幌、數鐵道妨人民往來、且掠奪私有漁場、神起風雨毀鐵道也、及夕風雨止、散步海汀、海帶爲激浪所漂、集海汀堆積如岡阜、有拾之者、余問曰、食之可乎、曰、可、然質不美、東北海岸亦如此、未曾爲商品也、

五日 淺野氏來乞余輩演說、開席于裁縫場、在芝居町、屋宇廣大、聽衆三百五十餘名、菅氏演文學

說、余演鐵道說、余聞有不喜鐵道敷設者、故演此說、自六日至廿四日 在小樽、時出遊近郊、徒不過遺旅懷耳、一日登後山、怪石層累而成、迂行出其後、則有白色小石累累成塚形者、號曰蟻塚、有螻蛄出入其窟、其最大者長五六分、或有生羽者、然不能翹、自蟻塚西折而下、漠々曠野、葡萄薇蕨之類最多、行到一溪澗、奇石怪巖、所在參差屹立、清水潺々自石罅中流出、洞中有聲如琴筑、琅然清越、不可知何由作此聲也、又有一喬木、偃蹇鬱蒼、蔽方三十步、土人崇爲山神、過溪澗得峻峰、遠望兩峰對峙、近視之如一、

號曰夫婦峰、山巔有一大巖窟、上蓋一大石、如架橋、號曰仙人橋、實如仙境、日暮取前路歸客舍、二十五日發小樽過手宮、西折躋山而行、半腹眺望南方則漠々平原、而半則開墾、半則荒蕪、聞榎本海軍中將所有地也、目今地價騰貴、方壹步值數十錢、全價不下十二三萬圓云、行壹里許、道路平坦、左右曠原、渺無際涯、路傍有湧泉、如鑑、余將汲之、馬丁止曰、此泉俗謂毒水、無飲之者、余笑曰、毒乎藥乎、今幸試之、余故鄉亦有如此泉、一日見旅人氣絕、余驚駭呼之不應、診之有脉、然施療無術、近傍有毒泉、意

不飲之亦死、因試濡手巾注倒者口、忽蘇、問其所以、倒答曰、路上渴甚、至此俄覺如彈丸擊腹、忽眩暈、不辨前後、今以口中濕、始知我矣、自此飲之無死者、毒泉之稱遂絕、既而語未畢、有客來將飲泉、告以毒水、客曰、余前日已飲之未死也、因共與飲之、如有鐵氣、故土人誤爲毒乎、入忍路郡、路傍有店小憩、鬻梨子、葡萄、麪菓、梨子一顆價三百七十文、其他可類推、揭一小溪、途遇旅客七八人、聯騎而過、皆婦人也、穿行藤戴菅笠、宛然男子、嘗聞北地行旅皆騎、婦人亦然、抵鹽谷村見村吏、會津人也、曰自移於此地、已十有

二年、當時居民纔二十三、四戶、近來繁榮至百七十餘戶、每歲漁鮭及鯿、其價格概二十二三萬圓、村中有富家、家產五六萬圓、僅七八年間、致此富云、觀學校曰鹽谷學校、教員亦會津人、生徒百餘名、教則據小樽量德校、自鹽谷村騎而發、出村則鹽谷嶺、度羊腸上嶺頂、下馬小憩、東則隔小樽灣、增毛諸山、載雪屹立於烟霧之間、西則群山蜿蜒、有如牛羊成群而赴水者、有如老猿人立而浴泉者、南則多奇巒秀峰、山腹亦有怪石、如龍蟠、如虎踞、各異其形、北則巨濤澎湃、水天相接、不知其際涯、實可謂北海大觀矣、復

騎而下峻阪、回顧往年遇一谷、輾越之嶮、亦莫過之也、阪盡地漸平衍、道傍所在生午房、馬夫曰、昔時土人住居之跡必有之、日晡又登坂、突然出斷巖絕壁之上、下瞰不知幾十丈、俗謂底無、一失足墮深谷、不知所底止、使人惴慄、余欲下馬步、又自愧其無勇、遂信馬去、々而顧其後、唯有如縷小蹊耳、夜半抵忍路、郡忍路村宿、村吏來訪、談話數刻、約明朝再來辭去、二十六日、早起視地形、村突出海岸、山巒屏立、東西、東山有水洞、玲琅如玉盤、有奇岩、如駱駝、如象鼻、駱駝者、蓄撮土於背上、生薄茅、號插花石、象鼻者、苔

二十四
生兩孔衆鳥栖息、號集鳥石、西山則灌木陰森、晚花
幽草、掩蔽巖壁、江水遶其下而流、真奇景也、食後村
吏來乞演說、設席學校、村民咸會、余演人民結合之
必要、午後發忍路、踰西山過蘭嶋村、民戶七十三、皆
以漁魚爲業、漁獲價額每歲不下七八萬圓云、鑿山
腰開墜道、長十五步許、有小川爲余市忍路二郡之
堺、至余市河凡一里半許、過海濱白砂甚深、步行甚
難、上流有黑川山田仁木三村、黑川山田兩村、係明
治二年會津藩士移住、仁木村昨十二年阿波人民
移住、戶數凡二百、皆開墾沃野、作大小麥大小豆、然

其利甚薄、故間有輟農爲漁業者、余以爲漁業之利
厚、而開墾之利澁者固矣、然各有季節、可并行不可
偏廢也、漁農并行、則北海道之富饒可必也、渡余市
河、有人家十四五、路傍有漁稅取調所、倉庫五宇、皆
以小板葺之、載石其上、以防風害、四壁皆以厚板爲
之、不用土、此地家屋概此類也、戴星抵余市村宿、
二十七日 遊步村中、人家凡六百餘、宛然一都會
也、東西殆一里、村之中央有川、曰村中川、沿川有小
徑、行可十六七町、地皆沃饒、所種大小豆及黍稷、皆
頗豐熟、路傍荒地艾草沒人、其沃饒可知也、

二十八日 欲買小舟，憐古市自黎明微雨，至午時風起不果。午後豐田氏來訪，談論數時，與觀學校。明治十一年所築，頗爲壯麗，學生百二十餘人。夜山田氏亦來訪，爲吾語曰：村中有殷富者，信耶蘇教，近者傳教師來設會堂，頗妨教育，無賴之徒，爭托名教會，不入學校，村吏不敢諭之，學事爲之不振云。

二十九日 兩小飲于酒樓。

三十日 晴，解纜波靜如行平地，距余市可半里，海岸峭壁，高數十仞，半腹有奇石矗立，高八九尺，幅四寸餘。舟人曰：是樹立權，不知何人所作，余怪以望遠。

鏡窺之，只一奇石矗立耳也。其西數十步有瀑布，飛散落海中，舟過其傍，衣袂皆濡。行數百步，巖下有人家二戶，以撈石決明爲業。舟人曰：東方一戶屬余市郡，西方一戶屬古平郡，故號曰堺家。過之一巖，直立海中，曰蠟燭巖，高凡十五丈，周圍殆十丈，真奇巖也。亦以此巖爲自余市至古平之半途。鷗鳧群集，見人不驚。舟人曰：鷗鳧欲食小鮮，故不去。取棹逐之，始飛散數十步外。日夕抵古平郡濱中村，上陸宿逆旅。人家沿海灣構築，凡五百戶，頗富海產，每歲鮮漁額概四万石，其價殆四十万圓。夜雨微曉不歇。

二十八
十月一日 郡吏某二人來訪曰、此地幕府之時有
代官所、開拓日久、且輓近得火輪船之便利、益繁昌、
然頑固之民、不喜新奇者亦多矣、昨十二年費數千
金、新築小學校、未至開業、請爲頑民演說、余適有病
辭之、因遺一書、其畧曰、興學校無學生、或有學生無
學校、皆不可也、今也有學校有子弟、而不教之、是則
無父兄也、爲父兄者可不留意乎、午後雇嚮導者發
古市、山逕崎嶇、一步一喘、汗流浹背、僅抵山頂、披草
小憩、翠嵐可挹、草木繁茂、群蠅襲人、折樹枝驅遂而
行、余甚怪之、是得無非蛇虺之所蟄處乎、入溪澗清

水涓々、沿溪有小聚落、又取小溪而登、左右皆奇石
怪巖、峰巒疊々、躋攀甚苦、僅至絕頂、北則臨大洋、巨
濤澎湃、怒號如雷、西則斷崖絕壁、擦耳而行、使人心
悸、又小石磊々、其艱險不可言也、夜半低美國郡厚
苦村、投逆旅、隣室有客、徹夜飲酒、婦人泥醉談笑喧
嘩、使人不能眠、

二十九
二日 早朝徘徊村中、村東北負山、南臨海、爲天然
良港、々廣數百步、可碇泊大船、村中央有大河曰美
國河、源出美國岳、々多喬木、及春季冰雪解、河水暴
漲、投木材從流下、頗省人力、戶數百三十三、概業漁

魚、皆近今移住者、而十年前僅不過八九家云、鮓鮑
鰾及蝶螺最多、鮑鰾及蝶螺多輸之支那、每歲價額
數千圓、合鮓漁一歲價額不下五萬圓云、見村吏、與
之至學校有教員二人、生徒七十餘人、午後發美國、
曠原渺々、沃野千里、馳馬最可行三里許、有人家鬻
茶菓、下馬少憩、親子三人須行旅住此、然旅客之過
僅夏秋而已、積雪塞道、人跡杜絕殆半年有俗稱熊
笹者、圍屋、東西凡五百步、南北三百餘步、宛如千頃
綠波、過此則菅茅長沒人、時花方開、似黍稷抽穗、既
而入林、墜石塊、碁布、中有二怪石、相對矗立、如二人

相携行者、又有巨石如蹲蟻、清流從其下出、日已沒、
乃抵積丹郡入船村宿、有一大家築造、規模頗大、蓋
幕政之時、徵收漁稅之處也、就寢濤聲洶々、響枕上、
不能安眠、

三日 發入船村行里許、有人家六七戶、日野塚村、
見藏船陸上、蓋爲冬季避巨濤也、循海行、風濤浩然、
水烟如霧、瀕海積丹岳聳于雲烟縹緲之間、溪谷四
時雪不消、山腹多班竹、然土人之外、不能得之、余得
之土人爲杖、其美不及支那產、蓋世界中生班竹之
地甚少、吾鄉隈山亦生之、然不及支那、支那班竹質

美且大，其最大者周八九寸，一節之價三四十金，不過好事者玩弄耳。午時抵來岸村，小憩，戶數二十家，皆以漁獵爲業，鮑鮑及蝶螺尤多，鮪漁之時自福山及津輕來漁之，其價額每年不下十二萬餘圓，自來岸過古宇岩內磯谷歌棄，經壽都瀨棚之諸郡，抵福山，崇山峻嶺斷巖絕壁之勝槩，及民情風俗物產之景況可觀者多，余有歷遊東南諸國之志，故自此復取前途返，又宿入船村。

四日 早發，霜威凜然，宿古平郡澤江村，夜郡吏來訪，五日，風起不得行舟，因雇嚮導者，取道東南，踰山

涉溪行一里半許，沿溪南折而上，兩岸屹立，路愈峻，岸愈高，水聲淙々如弄箏笛，抵山頂，群山蜿蜒，皆如赴水龍，山腹石路崎嶇，不可措足，仰見北峰，峭壁如削，又有一溪，水流乎亂石之間，南方巖穴水滴玲琅如玉，涉二溪踰二嶺，自古平至余市之半途也，披草小憩，飲所携壺酒，取微醺，午時降雪，此地每年十月上浣始降雪，至翌年四月止，其間道路皚々人跡絕，居民皆圍爐消日，故每家各室皆有爐，晚宿余市。

六日七日 風雨不得發。

八日 晴又騎馬行，自余市至小樽，道程六里半，前

年開鑿新道，抵小樽宿菱五舍，主翁供家釀清酒，味甚美。

九日 與客舍主人遊菓樹園，々栽杏李梨柿之類，柿梨已熟，無蜂蟲之害，外形頗美，然其味不若都下之美。

十日 雨至十三日不歇。

十四日 雲起雷轟降雪，此地雨雪必雷鳴，風土之異可知也。

十五日 雪。

十六日 倉橋落合二氏來訪，皆第四十四國立銀

行職員也，聞貸金收息，通常月為百分之二分半，甚則至百分之三若四，而借金者自四月中旬至十一月下旬乃止，寒中金銀貸借殆無之云。
十七日 開宴於某樓，會者二十餘人，皆此地之紳士豪商也，稱親睦會，每月一會以為例云。
十八日 訪山田某，々小樽第一豪商也。
十九日 猪飼氏至自東京，余益友也，今為三菱會社職員，相與晤言終日，晚相與飲于某樓。
廿日 訪岩崎彌之助氏於某樓，猪飼肥田淺田諸氏隨行，日視察本地實況。

自廿一日至廿八日 微恙
 十一月一日 早發小樽將歸東京、管橫井二氏送
 余半里許、時降雨小憩路傍茶亭、嗚呼我三人相携
 遠遊此地、飲食遊戲同骨肉、今則雲散、不亦悲乎、期
 再會告別去、晚抵錢函宿、雨徹夜不歇
 二日 微雨雇馬不得、海汀砂深風多、徒行甚難、抵
 石狩郡石狩村宿、村北則瀕海、西南則森林數百里、
 東有石狩河、河幅可半里、東岸多蘆荻、發源於石狩
 岳云、戶數百六十、即今鮭漁之秋、漁夫及商賈輻湊、
 極雜沓、號曰石狩魚市、晚入浴室、男女混浴甚不潔、

遂不浴而去、

三日 早天買小舟、泝石狩河、凡五六里之間、所在
 漁鮭、一網獲數百尾、漁夫競爭如狂、漁法有二、一曰
 立網、一曰挽網、立網者張網三方、開一方、見魚之罹
 舉之、挽網則曳自東岸至西岸、又自下流至上流、舉
 之如斯、晝夜自九回至十一回、其中一回為漁夫之
 賃、每歲漁額二萬餘石云、晚宿石狩村、

四日 雨

五日 冒雨騎馬發、抵茨太村、道路泥濘、馬甚苦、村
 東南有川、曰茨川、蓋石狩河支流也、岸上有官庫、聞

泝石狩河運米穀於札幌、非小舟不得溯、故築倉庫貯藏、行壹里許、有渠長十有三町、明治七八年間、計運漕之便起、工堀之、然不成而中止云、日晡雨止、抵札幌宿逆旅、北隅有清人歸化農一戶、種以菽粟之屬、夜半工藤某來訪、工藤東京人、嘗遊米國脩化學、今爲農學校教師、

六日 訪佐藤書記官、我交詢社々員也、

七日 騎馬而行、涉豐平河、架板橋長數十步、宏壯無比、蓋效西洋法也、過足別村抵島松、憩于茶亭、主人曰、自一昨十一年、爲鮭布卵保護、諸河上流特禁

捕鮭、民皆苦之、因屢請解禁未允、故住上流之民、益至衰微、蓋上流則多土人、土人捕鮭及雜魚乾之、以充冬春之食、今俄禁之、則如奪其食、保護鮭卵固可矣、然奪土人之食最可憫、則更設贍食之法、而後禁之亦未晚也、抵膽振國千歲村、有人家十餘戶、村西北隅有湖、曰千歲湖、周廻八里半、東西延長、水清見底、夜半抵美々村宿、食鹿肉、味最美、北海道物產、鹿肉裝罐者蓋出此地也、每年獵獲數千頭、裝之罐一頭平均得二十五罐云、又產葦、類椎葦、只取柵木自然生者製之耳、若加人力製之、則其產額可極盛大、

是日行程十三里餘、

八日 發美々經勇拂郡勇拂村、抵苫小牧、有人家三十戶、小憩茶肆、自札幌至此凡二十里、其間道路平衍、喬木森々、無間隙、始見南海、午後急雨傾注、袍衣皆濡、晚抵白老郡白老村宿、路傍有人家十二戶、九日 阻雪不能發、日晡天霽、散步海汀、至土人一聚落、以茅茨結廬、男女皆散髮、男養髻、尺餘、女黥眉、及口邊、手腕、亦連貫玉環掛頸、以爲飾、衣概皆穿鹿皮、間有穿熊皮者、聞着熊皮者爲酋長、履冰雪跋涉、山野皆赤足、其疾走不讓鹿云、嘗聞世界中、多毛人

種、以我北海道士人爲第一、而其風俗殆似米國土人云、

十日 味爽發白老、馳馬而行六里許、午時抵幌別村、憩茶肆、十二三歲土人負小兒來、余與燒酎飲之、喜而飲三合許、然顏色自若、不見其醉、聞土人性嗜酒、然童子而如此者少、因意人之好酒性也、村西有河、曰幌別河、廣百二十餘步、是日涉河前後四、皆無橋梁、晚抵室蘭郡室蘭村、宿逆旅、戶數百二十、多產海帶、鮭及鱈、輓近有製海栗醴者、味甚美、又有貝細工頗精巧、亦足以爲一物產、

十一日 欲至森村、無便船、
十二日 黎明乘火輪船發室蘭港、々口有二島、曰
蛭子、曰大黒、風致最佳、水面無波、須臾到茅部郡森
村、航程十二里、聞此海上常多風波、故冬時往々破
船、瀕海有室蘭、有殊、虻田、山越、茅部、五郡四十一村、
居民皆業漁、聞室蘭郡、舊仙臺藩片倉小十郎家臣
移住、大從事開墾、有殊郡則同藩藤五郎家臣數百
戶移住、亦從事墾闢、大奏實効、有素封之名云、虻田
郡有製氷所、自海上望之、棟宇頗宏壯、又有湖、曰白
湖、周回十有五里、延長東西中有島、四邊喬木森立

不見水、山越茅部兩郡、皆負山、有駒岳大川岳、兩岳
之間有湖、周圍十有餘里、多鰻鱺、
十三日 發森山行二里許、有湖周圍不下二里、有
枯木多倒、半入水、狀如龍蛇、生筍菜葦、因號曰筍菜
湖、有茶亭、小憩、進葦味甚美、又行攀山、遙望湖、煙雲
杳靄、不見其全面、聞亦長東西、似瓠形、其首多葦蘆、
冬時水落如二湖、抵渡島國龜田郡峠下村、始見田
園、農夫皆蒔麥、憩道傍農家、野老曰、維新之際、爲幕
軍陣營、居民甚苦、又行一里、有自馬車中呼余者、則
猪飼氏也、與岩崎石川兩氏遊七重開拓使試驗場

云、約晚間來會而別、抵箱館宿、逆旅、夜半訪猪飼於
谷頭葛餅屋、猪飼氏前日自去小樽、與岩崎淺田兩
氏遊根室、余亦欲遊根室、無便船、遂不果、猪飼氏曰、
去月二十九日、駕火輪船發室蘭、三十日至釧路國
厚岸郡濱中村、三十一日馳馬循海汀抵根室國花
咲郡花咲村宿、是日行程十有五里、途上雜艸繁茂、
海汀激浪如山、氣候愈異、雲霧最多、十一月一日踰
花咲嶺抵根室郡根室村宿、居三日、發根室六日到
箱館、航程概二百二十里、冬季航海殆絕、根室北海
道一都會、置開拓使支廳、管轄隣國、居民皆以漁獵

爲業、罐裝鮭肉專出此地、有國後島對根室、與擇捉
島隣、皆屬千島近海漁業最多、又獵臘虎於此、每年
自二百頭至三百頭云、昔年有高田屋嘉兵衛者、開
漁場於夷島、以防外寇、且主張國權、即此島也、當時
徵嘉兵衛、夷島悉爲外國之有、亦未可知、苟有愛國
之志者、誰不感歎乎、今略舉其傳於左、
高田屋嘉兵衛、其先稱高田孫八良、尾州人也、永祿
年間移住淡州鮎原、孫八良八世之孫、稱彌吉、々々
生六男、長即嘉兵衛也、嘉兵衛少抱大志、不謹細行、
磊落不羈、破家產、後與諸弟俱抵攝州兵庫、千辛万

苦以營業、漸得百金、造大船積貨物航松前、鬻之得大利、俄致殷富、當時幕府以有北蝦夷外寇之虞、普令海內、募明地理熟航海者以防之、嘉兵衛聞之、憤然應募、冒怒濤航國後島抵擇捉島、開漁場十七所、亦撫育土人、教漁法、土人服之、乃到福山、稟其景狀、幕府遣使出張國後、嘉兵衛爲嚮導、享和元年幕府賜以廩米、又令嘉兵衛督北海往來官船、嘉兵衛愈感奮、謀報効、開支店於松前、轉運物貨於諸島、夷民日繁殖、漁業逐年盛大、文化三年九月十一日、魯西亞船艦來國後、水兵百人餘、上陸急襲番兵屯所、時

松前藩戍卒、過半避寒歸國、捕殘卒四人、掠奪米穀而去、幕府大怒、復命南部大膳大夫增戍卒、益備寇、以嚴諸島之守、文化八年、魯國王、遣各羅引力骨兒禿姥兒等、測量蝦夷諸島、各羅引等上陸國後、乞薪水及米、戍卒忽捕各羅引姥兒等七人、送之松前下獄、力骨兒禿恐懼遁逃、深憂之、謀因前年所捕五郎次以求解免、九年力骨兒禿率兵船來國後、使五郎次齎書請各羅引等放釋、戍卒怒往年侵掠我邊、乃令五郎次持書、僞言囚皆被誅、力骨兒禿見書憤懣、欲出戰、見我有備乃止、旣而疑其書非真、得一日本

人欲質之，奪一蝦夷舟，乘水兵視我船往來，嘉兵衛適自擇捉積捕魚向箱館，路過國後洋，賊乘蝦夷船來，連發小銃，嘉兵衛驚急脩守備，事起不意，舟中擾亂，遂爲賊船所捕，嘉兵衛神色自若，力骨禿知其非常人，心敬憚延之上坐，欲有所陳，言語不通，出一小冊示之，書以我國字，中有遣國後書及五良次書，嘉兵衛始知五良次歸國後，又察彼所以捕我之故，乃以手態論各羅等七人無恙，力骨禿不信，招嘉兵衛於自室，懇問之，嘉兵衛以實答，力骨禿始悟其書之詐，大悅，不知手舞足蹈，至葛撫沙都加，上陸就館。

舍居月餘，舍有兒童爲人慧敏，頗解文字，嘉兵衛厚遇之，習彼國語，又教以我邦語，經數旬，漸互相解，某日視力骨禿不在，探索與魯政府往復書翰，密使兒童讀之，得以知外間情狀，始安堵，一夜至力骨禿秃枕頭，計兩國調和，力骨禿驟然起，改容曰：是我所日夜焦思苦心，欲與子共謀之，獨無奈言語不通，是以遷延，今子幸解我言，因禮嘉兵衛，囑以遷囚，五月力骨禿與嘉兵衛俱發，葛撫沙都加，抵國後，嘉兵衛取力骨禿禿謝疏，直詣番兵屯所，自陳事之始末，因上力骨禿禿謝疏，明日嘉兵衛受命，往授媾和。

書於力骨兒禿，遂交換所掠武器財物，反所虜之七人爲兩國調和，自是無復魯寇。明年三月，官復嘉兵衛於職，賜金若干賞之。晚老于鄉里，國公召見，其功賜祿。文政十年四月病死，年五十九，無子，以弟嘉造子某爲嗣。嘉兵衛貌狀魁偉，眼光射人，言語明哲，曾不讀書，然略通大義，擲財赴人急難，又救值貧者，里人至今爲神祭之云。

十四日 乘火輪船，午後十時發箱館港。

十五日 天宇晴朗，海面無波，爽然覺快。船人曰：航海如此日稀矣。

十六日 過金花山，復覺殘暑。

十七日 午前六時到橫濱，是行爲日百有餘日。初秋出，初冬歸，不爲不久矣。蓋遊北海道者年幾百人，概皆自箱館至小樽及札幌而返，余幸得觀遊客足跡，所未曾到，欲詳記之，恨筆不如意，復奈之何，唯記其概畧，以備他日參考云爾。

明治十四年夏記

明治丙申九月

七十五翁 梅山長賴閱了

187
3
315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十日印刷
二月四日發行

定價金貳拾圓

著述者 伊東茂右衛門
東京府豊多摩郡西大久保四百三十八番地

發行兼者 多田三彌
東京市麹町區內幸町二丁目五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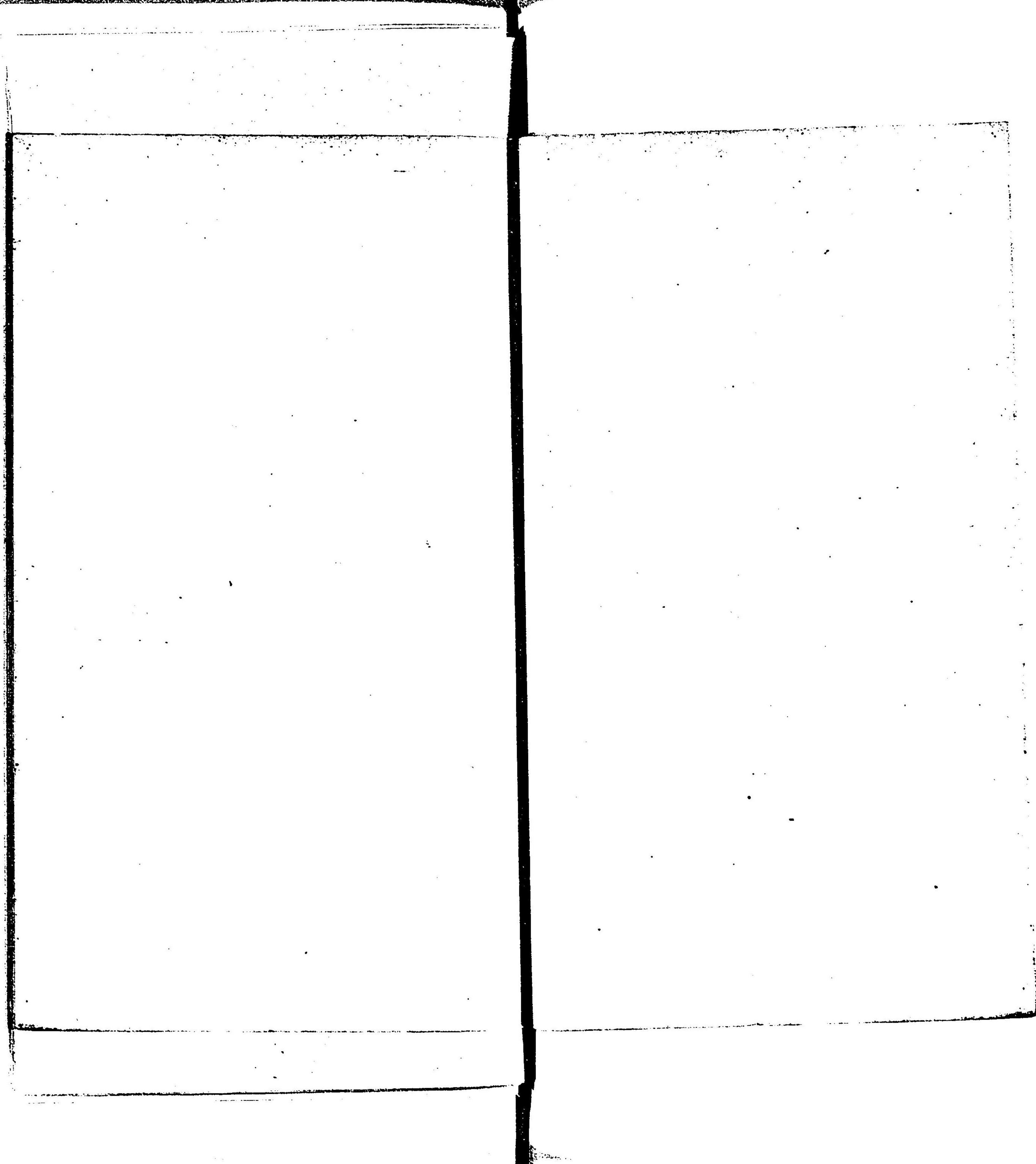
印刷所 惠愛堂
東京市麹町區內幸町二丁目五番地

東京日本橋區通三丁目

賣捌所 丸善書店

18
3
315

聞
行
錄
鎮
西
部
二



間行錄卷之二

鎮西部

伊東竹山著

驚聲曰起法
爽利

余離鄉二十餘年，每二三年一歸省，今不歸者十年
 于茲矣。歲十月五日，家報嚴君病，乃治裝將發，忽值
 暴風雨，自沼津至富士川，鏡軌數凌夷，復修未竣，因
 謀自橫濱以航神戶，十一日，抵橫濱求船，而乘客滿
 矣，幸賴所識船員力周旋，以得乘，船中客有鈴木梅
 四郎者，邂逅相遇，共談舊濶，遣船行之時，翌日風起，
 船動搖甚，婦女皆眩，男子亦無就食案者，午後三時，

驚聲曰氣充
辭沛

梅山曰紀行
中此等之事
最不可不叙
世人往往不
注目此間乃
為無文字

達神戶港、由山陽鑛道抵播州舞子、投龜樓、濱海
在松林中、對淡路島、眺望絕佳、為都人士消暑避寒
之地、凡明石須磨十數里間、宛然都會、北背山、南面
海、三冬不知寒、盛夏不知暑、真養痾之勝境也
十三日快晴、早發舞子、一線山陽鑛道、自車窓聘
望、自播州至備前、此間仲秋暴風雨、被害最甚、今猶
有田畝浸水、渺漫如湖者、或有颶風卷地、盡為不實
之鄉、慘狀可愍、乘客曰、仲秋以來、大風雨者三、山陽
諸國、收穫不過十之三、近歲不擇米質、貪收穫、好植
晚稻、今年晚稻被害最甚、余見其地形、田面低、河底

驚聲曰古朴
簡老敘事得
法

又曰日本人
多用炭字煤
乃適當

高故一所決水、沿涯漲溢、被害至此、固其當也、厥後
治水之方可不講乎、抵廣島、與末延道成、松本重太
郎、同車、道成東京人、重太郎大坂人、皆山陽鑛道會
社董事、午後十二點鐘、達德山、與道成別、與重太郎
下車、乘瀛船、航門司、赴鎮西者、自是取海路為便、自
山陽鑛道至九州、有連絡瀛船、而航豐前門司港、晝
夜往復三回、其便可知也
十四日午前五點鐘、抵門司港、憩茶店、蓋此地昔
時一漁村、近歲開港埠、當九州豐州兩鑛道線道、商
賈輻輳、高樓櫛比、變為一都會、海汀一里間、積煤成

堆。筑豐煤，自此而稠載輸出，勢力能左右東洋諸港。煤價云，發門司過小倉二十哩餘，抵行橋，自是分兩線，一線田川郡，一線宇佐郡，田川線主運搬煤，宇佐線即豐州本線，近時煤礦益盛大，其利出本線之上。云，午抵宇佐，此爲豐州鑛道北終點，雇腕車渡驛館川，過長洲町，人戶千餘，民皆殷富，然文化未洽，慢禮節，言語風俗頗粗野，故隣鄉嘲曰，長洲唐人，二里經田口，入山間，禾穀豐熟，農夫曰，本年海濱多不豐，山村皆如此，山中不受風害，故然。晚達立石，親戚舊故出迎於途上，恍然如隔世，不解裝上坐，謁家嚴，病甚。

又曰簡意能
盡狀何等健
筆

危篤，言語不亮，見余泣涕，余不覺吞聲，百方慰病苦。十五日，曉起侍坐，已不辨人面，僅爲氣息而已，想屬穢不遠，國風凶服忌賽神，因詣村祠天滿社，在城山麓，相距僅六七町，爲此間大社，按舊記，齊衡中豐後介，山口宿禰所創祀，物部天神，後世誤傳，爲蒼神，境內清潔，稍有風致，夜不見蚊，故宵間多納涼遊客，社前拜殿闔壯，右有神樂堂，二百年前物，外觀甚粗，然木工來，見用材方法，爲摸範。十六日，邑中傳聞余歸鄉，來訪者多，殆不暇應接。十七日，拜先塋，歸路過延隆寺，展山田蘇作先生

六
墓、請寺僧、讀經拜奠、先生肥前人、初事五島侯、後來
長崎、爲譯官、有罪囚於江戶、弘化中經官裁、命錮之
立石藩、幽居二十年、元治甲子十一月二十二日病
歿、齡七十一、余八歲入門受業、先生歿時、余齡十二、
先生通蘭語、能漢籍、能書、又善箏笛雜技、導弟子、懇
懇如子、余性頑鈍、先生諄々教諭、得領語孟大義、言
猶在耳、過老僧隱宅、此僧好探金鑛、出示所得砂金、
或鑛石、頗有所見、且曰、老境艱起居、頃者付鑛山於
人、以絕俗事、

十八日 家嚴危篤、午後二點鐘逝焉、齡七十有四、

家嚴娶妻、經十年無子、以余爲母弟、乳養爲子、後四
年生男、又四年生男、余齡二十二、讓家二弟、寓居他
鄉、今已二十有七年、中間每二三年、必省鄉、此回不
省鄉、殆十年、而歸侍僅三日、見捐館、何等不幸、悲悼
不能措矣、

十九日 以佛式營葬於先塋、會葬者無慮若干人、
余慟哭不禁、手巾拭淚、不欲復接人、

廿日 廿一日 親戚故舊來吊、

廿二日 晴朗、三里抵宇佐、訪姻家吉成、拜祖先之
靈、抵八幡宮、訪宮守某、坐見一知人、相共語、今昔意

千仍曰余亦
一拜宮廟魏
祿今猶在目
以佛祭神渣
神大甚者唯
廢兩部舊法
以來千年古
社皆毀壞此
亦可慨者

頗懇々、出幣錢、囑代拜、按神名式、字佐郡三座、有八幡大菩薩、字佐宮比賣神社、大帶姬廟神社、蓋大帶姬廟神社、祀神功皇后、比賣神社、祀是思姬命、市杵島姬命、湍津姬命三神、八幡宮祀應神天皇、八幡宮緣起所說、頗屬奇異、要皆訛傳臆說、不足置信、新井白石紳書曰、神功皇后、征新羅、還幸時、留御幡八流於對州、詔曰、朕精靈所憑、後土人築神殿、安之、稱八幡宮、此近得其實矣、和銅五年、敕始造神殿於小山田、養老七年、移今之菱形山、廊廟營構極盛大、實為海內第一大社矣、往昔改築、以六十一年為期、而官

八

助其費、附祀田五千石、以充常費、官司彌宜以下、掌祀事者、八百八人、維新以來、改此法、政府不復給修營費、故漸歸壞廢、可惜也、菱形山、占大本山麓、大樹鬱蒼、四周鑿溝、如城址、西南有河、曰寄藻、架家形橋、名吳橋、細川侯所架、營構堅牢、蓋三百餘年前者、過橋人家稠密、為市街、製飴者最多、此地名產、過吳橋、訪時枝重明、欣然出迎、請留宿、以有他約辭去、訪堀某、老婦善和歌、師海上胤平翁、二里抵宇佐停車所、駕瀛車、四里抵中津、舊為奧平侯城下、地占高瀨川下流、民皆殷富、人戶四千、豐前第一都會、余少時遊

九

學於此、殆五年、今也過校地、校舍已廢、邸屋歸奧平侯之有、家屋徹去、園邸荒蕪、其存舊景者、繞老樹與廢池耳、懷舊之念、不能禁、隣家爲中野松三郎邸、松三同學友、忻然延座、俱語今昔、遂宿、

廿三日 陰、詣公園、訪湯谷基守、園爲奧平侯城址、近歲建設勢廟遙拜所、基守掌社務、餘暇修國學、能和歌、與邑有志者設歌會、請海上胤平翁點劑、此日會日、村上、橫井以下相會、余延座、快談至晚、訪姻家鈴木力、不在、家人款待、乞留宿、以有約、辭、訪和田基太郎、基太曾遊學東都、能英學、管奧平侯家務、名望

甚高、出迎叙濶、情意極懇、老婦亦能和歌、談至四更、辭、歸宿逆旅、夜雨傾盆、

廿四日 曉晴、將遊耶馬溪、腕車早發、沿山國川里許、至高瀨村、堰水廣十數町、袤一里許、渺漫如湖、稱曰三口、水門有三、度量開閉增減、盛夏灌溉一仰堰水也、又行里餘、佐知村、道傍一酒舖、墮壁列宇、可知其爲富家也、門標曰佐知兼次、余識兼次於市學校、投刺請見、兼次喜迎延座、閑談移時、約飯途再會、辭去、行二里、過樋田驛、山間一邑市、復行十數町、抵青村、自此地勢一變、逕沿山國川、奇巖怪壁、矗立千

十二
似山巖下，穿崖壁爲墜道，壁間所々開牖取明，出墜道，曰曾木村，連山群峯，競奇爭妍，楓樹掩映松間，人之遊耶馬者，甚不爲異，蓋爲耶馬支流矣，憩道傍，孤店，釋所佩食籠，店婦煮黃魚以進，曰耶馬名產，味優他產，更行數百步，有一溪，東來會山國川，架板橋，稱耶馬橋，渡橋沿溪流，行半里，山腹一寺，曰羅漢寺，磴道十町許，達寺門，扁額書曹光宗三字，知其爲曹洞派，門左岩洞，稱無漏窟，安五百羅漢，及千體地藏石像，更登數十步，抵摩尼殿，鑿絕壁，設半面堂，東有東照宮，石爛室，指月菴，說夢堂，皆係數百年前建設，專

覺摩曰筆力
更雄健

主堅牢，不甚精工，小憩摩尼殿，寺僧出見進茗，應接不似山僧，蓋常慣遊客也，賴山陽曾遊此，至羅漢，不賞之，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得樹，不蒼潤，余之所以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秋谷面雍耶馬溪，真趣圖卷，序曰，余意與山陽異，何者，山脈蜿蜒數十里，至羅漢寺，爲山之尾，極力一棹，而全身俱振，故其奇拔乎諸勝之上，且其幃壁崛起，鬼峩天造，地設，非人力之所能點綴也，此言獲余心，余生豐後，遊此數回，今亦來遊，諦視之，山陽論羅漢寺，面雍論附近巖壁，余試合全勝而論之，夫羅漢地勢，後有

梅山曰竹山
君具觀山水
之眼真爲馬
溪知己

驚聲曰歷古
人更振毫非
有力者不能

千仍曰山陽
顧山國爲耶
馬溪已不成
義頓口林爲
屈智林姓亦
甚徂徠好改
地名用雅字
亦恐不爲此
惟

十四
枯。萃。頂。前。臨。溪。流。東。西。村。落。羅。漢。山。突。起。占。勝。地。東。
有。大。嶽。瀧。上。山。樹。木。森。鬱。奇。峰。錯。出。西。有。曾。木。山。峴。
起。巒。婉。榭。牙。瘦。秀。宛。然。如。倪。黃。青。丹。圖。耶。馬。溪。亘。數。
十。里。探。之。者。多。自。山。麓。仰。見。過。去。故。眼。界。甚。狹。小。凡。
耶。馬。全。勝。眼。界。之。廣。遠。以。羅。漢。爲。第。一。也。下。山。過。多。
志。田。地。勢。開。瀾。田。疇。相。接。川。南。村。日。平。田。遠。望。風。致。
甚。佳。里。許。抵。口。之。林。道。傍。有。逆。旅。遊。者。多。宿。於。此。過。
此。山。勢。忽。迫。群。巖。層。出。溪。流。中。貫。晚。達。柿。坂。地。形。稍。
瀾。有。高。峰。聳。雲。間。日。都。々。伎。嶺。怒。起。岩。崿。刺。天。左。嶺。
微。寬。怪。巖。突。出。如。狡。猥。如。騰。龍。楓。拍。紅。黃。雜。以。綠。樹。

如油繪然、山陽見此勝、歎賞爲不可狀、俗稱曰筆捨
山、有旅館投宿、十七年前所宿、館翁見余呼名、余驚
其強憶、

廿五日 晴天、館翁曰、探耶馬之勝者、大抵以柿坂
爲第一、然耶馬之勝、不盡於此、可歎賞者猶多、若欲
遍探之、則要十數日、今君欲見最異境、則盍探深瀨、
深瀨自是五里東北、達玖珠郡森町、係新開道路、自
鳴良二里、至鹿倉、巖峰最奇、此間往昔人跡不至、雖
獵人知之者少、新道一開、車馬往復、殆爲一仙鄉、余
聞之、遊意勃々、不能禁、因托行李旅館、輕裝而發、距

梅山曰馬溪
之勝至山陽
始顯于海內
竹山君乃闢
其幽山靈亦
應心一降

柿坂數百步、一溪來自東北、合本流、一路沿川、道傍
有標示、曰右日田道、左玖珠道、取左道行里許、得一
峻嶺、中腹以上絕壁如削、壁下老杉蒼萃、其景甚雄
壯、曰鹿熊嶺、此為耶馬溪最高嶺、踰嶺地勢忽開、有
村、曰山移、行里許、抵物部、地勢愈濶、人家錯落、榮紆
而進、抵馬場小憩、取望遠鏡、締視衆峯、怪峯絕壁、松
樹蟠生、壁頂生檜、青紅參差、實為佳觀、始知羅漢口
林、柿坂諸勝、不過山麓之一勝境耳、又行半里、抵鳴
良、忽然溪山窘逼、地形一變、嶂壁崛起、怪石角列、更
行、溪曰深瀨、山愈秀、流愈駛、一步每一步皆奇、抵回

驚聲曰始極
力賞羅漢轉
筆記深瀨異
狀顯于筆端
山奇字奇蓋
得柳文之法
者

顧望、夕陽將沉、前程猶遠、恐至夜行、付之明日、疾步
而進、比達山頂、日已歿、黑暗不辨、忽得墜道、水滴為
聲、心竊疑懼、暫憩石上、裂手巾為繩、點火取明、鼓勇
而過、艱甚、出墜道行五六町、有三四村家、曰鹿倉、請
宿不可、又行里許、抵森町、宿大有軒、始為蘇生之念、
憊甚、一食就寢、枕衾穢污、而為錦繡之感、所謂渴而
不擇飲者、此地為久留島侯舊城、人家三百餘戶、今
則山間一驛、旅客罕至、
廿六日 訪加藤仲太郎、仲太、為中津學校同學友、
別後既二十年、驚喜延座、然面貌非舊、昔紅顏美少

梅山曰久別
之感在目前
君猶如此况
僕乎

年。今則面貌老蒼。頭髮帶霜。纔知語音耳。此地同學者不少。問之。或死歿。或離散。其在鄉者。某々數名。寄語而辭。將賃腕車。館主曰。森町僅有七八輛耳。故不豫約之。則無有。乃步發。途見故友井上某。曰。深瀨南溪有古梅樹。圍數丈。枝幹蔽天。余奇其言。迂路過見之。樹蟠山谷。幹圍三丈。曰。花香馥郁。薰數十町。收實不下二十石。村人嘗將伐之。森藩儒官村上某惜之。以麥一斗五升購得之。結廬樹下而住。某死。畝村保護之。余往年游那須野。僻村看梅樹丈餘。同遊南一郎。平日海內第一大梅。大和月瀨。相模小向。皆梅樹。

數萬。然未嘗有如此大樹。謂之海內第一。亦何不可也。而余近鄉有此梅。而始知其爲海內第一物之顯晦。亦有命也。午至鹿倉。經前夜所難之墜道。長七八十步。南口有石橋。號之字橋。以曲逕類之命之。過橋忽入幽谷。爲別乾坤。前日已晚。匆匆過去。及此。每接一佳處。駐杖停看。巖端石角。可觀者。凡六十七。爲瀧者十四。架橋者十二。一路沿溪。小澗支流。不可勝數矣。爲程二里。有此瀧。此橋。此溪。每觀異其趣。峭壁怪崑。皆其畫家竊法。山中松最多。又如楓梨檜。已紅葉。甚爲壯觀。溪間石隙。生大樹。高數丈。如不着根於地。

鸞巖曰奇溪
有奇樹總轄
全勝略筆之
法

者。余始疑其不爲大風所倒。蓋此間岩嶂壁立，圍繞重複，如列屏遮障，風力宜不爲其所倒也。而岩僻雜樹，橫生倒植，古雅幽邃，窮其奇絕，非復筆舌所能狀。余嘗讀文人騷客之登富嶽記，想像其壯快，明治丙申仲夏，誘友人坂田實，登嶽而探其勝，愈登愈奇，則記行所狀不及十之一，如斯景，豈文字所能盡乎？每遇樵夫，問峯名及岩號，曰：此間古來人跡不至，未有其名也。近鳴良有一大溪，水勢甚激，曰品垂，新路開設之時，屢蹈測此溪，其景迥出深瀨之右，然至森町甚迂迴，余聞之，觀奇之，僻復起，而欲往探之，無道，竟

又曰旅行之
趣在目前

絕望，晚達柿坂，館主問深瀨之景趣，余曰：絕奇，子言不誣也。山陽嘗見柿坂之勝，驚而投筆，今余探深瀨之景，腰脫髀落，館主大笑，余曰：探耶馬之景者，至此誰不魄飛氣絕矣。中津新報記者，書之新耶馬溪，余謂新字未當，改爲深々，幽深之義，稍當。廿七日，快晴，雇導者，登都々伎嶺，山國川架大板一枚爲橋，々下深潭，水色如藍，過之橋板掀舉，疾步而過，導者曰：前年有測量之者，深二十餘丈，投石水面吐泡，凡五分時，其深可知，潭之下流，兩山相逼，水勢迅激，爲湫輪，激岩角聲如雷霆，過之爲淵，川身入

梅山曰似柳
記

岩洞、流勢復急、行數十町、路漸峻險、羊腸而登、松柏
隱蔽、不見曦景、宛如過墜道、導者曰、此奧有村、人家
三十餘、稱樋口、有寺、曰淨真寺、因稱淨真寺道、最爲
僻村、踰峻險得一溪、田圃植檀、時見兔糞、如檀實、導
者曰、鬼害植物、每年獵之不盡、自此都々伎嶺、排茅
蹈巖、而登七八町、達嶺上、取望遠鏡回眺、宮園、中摩
藤本、守實、口林、多志田、戶原、平田、諸村、在咫尺間、遠
而彥山、及豐前濱海、瞭如掌紋、一一不可名狀、蓋藤
本有大石、平面二百餘丈、中摩有瀑布、高數十丈、宮
園有奇巖、爲橋狀、里俗名猿橋、皆爲耶馬溪之勝區、

覺聲曰肥耶
馬之勝四日
此長文中不
見一之贅言
更引他之勝
結文簡老紛
披

而探勝遊客、以山路峻險、至此者少、導者諳地理、指
示數十里間之勝境、無一遺漏、然嶺上寒甚、不能久
居、取來路而歸、歸則館主詢勝、如何、余曰、耶馬之勝、
峭拔奇峻、但余不偏遊諸國、難妄下評、然就所紀而
見之、雖巴蜀、峩眉、龍門、廬山、諸勝、恐不出我耶馬之
上也、

廿八日 陰、將發、主人請書、揮筆數紙、問宿費、曰請
以書充之、此間文人騷客、有爲書畫者、不受宿費、爲
慣習、訪佐知兼次、夫妻懇請宿、以耶馬之遊多費、日
子辭去、抵中津、宿松風館、樓扁福澤先生千客萬來

四字、俗言却見先生真情、比之騷客漫然俗字、却有趣味矣、館主爲福澤先生親戚、又余知人、余宿時不知之、相見大驚、主人曰、豐州鑛道開通以後、辭官開此館、比之齷齪下僚、却優、余甚賞之、閑談及四更、將就枕、婢陳緞子枕席、詢其所以造之、主人曰、曩日岩崎彌之助君投宿、爾時所調、近時旅客一般好絹布衾枕、余聞之嘆息、奢侈弊風一至此、

廿九日 野依曆三來訪、曆三開書店起產、爲此地屈指商家、余遊學於此、屢購書、以故相知、晚與商家七八名相謀、邀飲余於忘言亭、亭構三層樓、甚壯大、

爲中津城第一酒樓、膳食皆摸東京、非復昔日中津也、余酒量不過三蕉葉、客皆質問方今經濟上之近況、余舉所見答之、談論如學舍講議、婦侍酌者、欠伸曰、如斯宴席、未曾有之、曆三日、近時宴會、盛饌堆盤、絲竹滿堂、吾聞君不好華美、因却之、然酌婦皆藝妓、來自浪華者、樓婦接客甚野、故使之代侍、此地藝妓殆以百數、酒宴必召侍、余在此已二十三四年、前唯有六七名妓而已、時勢變遷亦可知也、

卅日 三重惟長來、惟長舊立石藩宰臣、維新後官縣廳、今則養老於此、携至自性寺、見大雅堂圖畫、已

千仍曰自性
寺皆勝之地
行天下快人
目有此大雅
而已

抵寺老僧祝古稀，以有客不見，寺原稱萬松寺，延亨年間，改自性寺，中津侯香花寺，爲臨濟派名利，九霞寓此三年，從僧學禪，僧就九霞學畫云，九霞居室今尚在，其室四壁襖屏皆九霞筆蹟，迥婉清雅，蓋其得意之筆，抵金谷堤，高三丈餘，長數百步，吾遊學時所散策也，西仰八面山，東臨廣津諸村，爲中津城第一勝地，堤南一川稱古川，築堤時決本流於東北，故存古川之稱，汀沿多齒齒，仲夏過之，實爲壯觀，午後鈴木閑雲、和田基太郎、山口半七來訪，閑雲爲此間長者，齡已垂古稀，氣慨不衰，壓倒壯者，爲余開宴於忘

言亭，余請其談舊藩理財，閑雲喜說之，一坐傾聽，余得實學，裨益不少。

十一月一日 訪田原春塘，春塘立石人，以醫爲業，晚年喪男，女子六人，爲之憂辭，近時棄世事學畫，自遺，示其近作，筆力雄健，不似晚學，余請一二葉辭去，二日 發中津，阪立石，欲見推谷瀑布，雨甚不果，驛館河上流，瀑布有二，二十年前一遊，一日東椎谷，一日西椎谷，其東者三面峻壁，々頂松檜楓栴差生，巖腹淨潔如拭，直下四十丈餘，勢如奔馬，有風觸之，飛散如驟雨，如薄霧，萬變無極，潭亘六百步，其深莫測。

近之則冷徹肌、盛夏思挾纒、西者爲惠良河上流、水量倍在東者、而高不及之、中間崖角突出、瀑觸之電擊、其聲殷然震里外、望之銀河倒瀉、懸巖壁、四面古樹環合、淒神寒骨、悄悄幽邃、其境過清、不能久停、來觀者、魄褫神悸、極爲奇觀、此游不果、他日難期、實爲遺憾。

三日 胡麻鶴岩八來曰、今日天長節、開祝式於邑學校員學生及有志諸士皆參列焉、敢請賜臨、爲鄉徒有所演說、乃往、會列者三百四五十名、校長舉式禮、拜今上皇帝皇后兩陛下御影、樂人奏樂、學生謠

君賀世之歌、參列者順次拜禮、交進讀祝文、述祝詞、已了、余進演說教育大意、塞責、校舍在舊城址、營構堅牢、皆係有志者釀金、講堂旁室、列作文及裁縫物、頗有可賞者、近時教育普及可賀也、晚岩八、與綾部亮平、三嶋三十郎、阿部武左衛門、以下數十人邀饗、余於谷舖、酒間語舊話、今、罄歡而散。

四日 梅田、胡麻鶴、諸子來、開碁會、

五日 霜色如雪、告別親故、半里至鳥越村、拜綾部文盟先生墓、余少學山田先生、先生歿、學文盟先生三年、先生以醫爲業、通漢藉、能書畫、涉挿花、造庭、雜

枝爲人溫厚、敬讓接人、八十八歲而逝、遠近悼惜焉、訪孫亮平、亮平屬祖父碑文、過金山村、有舊金鑛二百年前出金云、行五里、抵杵築町、爲松平侯二萬七千石舊城、舊名木付、正德中松平豐後守重休封此、改作杵築、建長中、大友支族木付肥後守親重所築云、市街據海濱岡阜、訪姻家莊野諸平、舉家欣然、出迎乃宿、

六日 諸平修茶道、誹徊、皆得宗匠名、又好書畫、藏幅甚多、此日出示二百餘幅、皆古今有名大家筆蹟、余愛書畫、唯以目憊神倦辭之、晚招渡邊小畑小酌、

醉後爲諸子作書、錄近作、余詩書拙劣、書畢欲寸裂、被衆奪去、

七日 訪小畑某、示畫幅、竹田、草坪、石谷諸幅、皆難多得者、竹田岡人、石谷、草坪、杵築人、皆爲一世名手、八日 訪前田利功、余唯知其以茶事有名、出示其畫、筆力清閑、秀麗、足爲一家、又出示骨董數品、皆古代珍器、古硯、唐宋物、尤爲名品、宅占舊城趾、北西竹樹澗谷、惜猶屬荒蕪地、訪故人十市王洋、王洋以畫著、專做唐宋筆意、筆力猷健、禽樹草木人物無不爲、畫山水最秀、昨年病歿、家人出博覽會出品幅、一見

使人悲悼不勝情、致吊詞而去、一里抵森江港、投瀛船大和丸、船中見一老僧、談話懇摯、問其姓名、現住鶴崎法真寺、阿部日厚、法真寺余鄉、延隆寺本山、故寺僧往來相熟、日厚能詩、示近作、為余揮數首、余詠和歌贈之、別室有一禪僧、為八幡濱禾山老僧侍者、余知禾山、故一見如舊、不意船中得此談友、

九日 黎明、抵別府港、宿米屋、此地以溫泉有名、市街稠密、每戶構浴室、其便可知也、午後從一僮、謁朝見八幡宮、宮在朝見山麓、大友能直所創、宮東有溫泉、其色透明、最適胃病云、泉傍有園、小憩、園主田邊

驚聲曰自跋
入細自細互
疎筆力縱橫
此篇數日記
細事為余開
知見者不少

耕、肥後人、出見曰、嘗辭某官、卜居此殆十年、近創設旅館、來客日夕不絕、邸中小舍數棟、或草葺、或瓦葺、或小板葺、環屋植竹樹、引水為池、池中有噴水、騰起丈餘、水尤清冽、日光下徹、視遊魚若乘空、又蓄龜數十尾於別池、時方接尾、雄追雌而馳、雌背雄而走、主人曰、龜自晚秋至孟春、必絕食焉、秋後絕食接尾、逐馳不擇水與陸、故設別池、圍成自然之勝、頗有風致、為一區佳境、

十日 遊濱脇溫泉、海渚有二浴場、一號西湯、一號東湯、東湯者、帶黃青色、稍透明、而臭氣甚、西湯者、暗

黑如炭、然臭氣不甚、皆瘴僕麻質斯、貧血、濕疹等、諸疾云、海汀皆發湯氣、余觀浴客、堀砂瘞全軀、以代浴、躬親驗之、其快却優浴矣、阪途過楠湯、往昔有大楠樹、以得名云、附近多妓樓、游客爲群、男女混浴不可、嫌近、過野田、不老、高札等、浴場、清澄無臭氣、蓋與海濱異泉源者、

十一日 遊觀海寺溫泉、自別府北西一里、山路崎嶇、旅舍九戶、皆依丘阜構樓屋、每戶大樓、容數百人、其上朝見山聳起、溫泉自山腹巖罅湧出、引以開浴場、泉色透明、湯底可辨纖芥、絕無惡臭、日含多量炭

酸性、內服有泌尿發汗之效云、小憩樓上、望豐後洋、洋左有大神岬、岬北有鹿鳴越嶺、嶺麓有日出城趾、城外小邱、松樹叢生、有村、有田、洋右高崎山屹然、凌雲、楓松栴楠檉榭、蒼翠、山東有菡萏濱、濱多老松、松間有大分町、々南沃野數里、自是東、地勢開豁、山亦小縮、遂至佐賀關牛島、則眼界不及、繞丘有溪澗、清湍激石、戛然鏘鳴、溪北爲石垣原、岩石突怒、偃蹇、半沒草棘、爭爲奇狀、原西湯嶽峻拔、巉巖累疊、實非筆墨所能狀、觀海寺北一里、有堀田溫泉、阪途迂道、過之見湯口、熱湯自岩罅噴出、硫黃氣衝鼻、不可久停、

其下鑿巖、設浴場、治梅毒、濃疱疹、癢疹、鉛汞中毒者、不勝醜穢、一見掩鼻而去、晚抵別府、帆足、赤松、田邊等來訪、皆此地有志者、

十二日 和田善三郎、永田壯三來訪、善三此地警察署長、壯三二十七年前、同塾于中津學校、酒間請書、我國鄙人、見貴客請書、不論巧拙、尊其人之意也、十三日 此地三面負山、東擁海、溫泉湧出、比他鄉甚暖、三冬積雪甚稀、殆不知冰凍、從一僮遊、鍊輪、少憩一旅館、此地逆旅十五戶、構造壯大、然未改舊觀、甚粗陋、浴場二所、其大如池、游客混浴、春秋農隙、浴

客往々數千、漸次謀浴場改良、旅館更築、以招都會遊客為最要矣、山路行十六七町、抵柴石、引山腹溫泉開浴場、透明如鏡、又有懸為瀑者、立浴注灑肩背、甚快、惜兩山窘束、構屋無餘地、僅有三四小屋耳、出浴開瓢、獨酌醫渴、更行十町許、道傍有泉池、廣百餘坪、深不知幾百丈、泉色如朱、俗稱號血地獄、熱甚、不可下手、自是地勢開豁、又行十二三町、達海江、有聚落、曰御越、海濱所在、皆溫泉、每戶設浴場、里俗呼曰豐後溫泉、一里半、經石垣原、歸別府、蓋石垣原、皆燠原、慶長中、鶴見嶽噴火、山石突出、海濱漁村、鑿井數

丈、往々出陶器、噴火前物云、余明治十四年東遊、過猪苗代湖、大亘四里、大同二年噴火、地陷爲湖、埋沒十八村云、箱根湖底、今猶多大樹、不可下網、稱神代杉、亦往昔噴火所爲、火發之變、誠可恐矣、十四日早訪山田三郎、不在、途邂逅辛嶋虎之助、虎之助字佐人、父祥平、以蠶糸業有名、與弟龍吾移此講蠶業、繼先志、誘諭邑民、謀其盛大、導余別墅、墅號曰紅葉館、南西對鶴見高崎二山、霜樹紅葉、尤爲佳聘、因有此名、紅葉館扁額、伊藤春畝侯所書、今春侯漫遊此地、眺望四達、蓋此地第一佳景、龍吾踵來、

語今昔、情頗懇、請余記、約他日而去、午發過高崎麓、三里抵大分町、投堀川街、水野氏、大分舊爲古國府之地、大友氏累世城于此、後早川長敏、福原直高、亦城于此、維新後置縣廳、比屋鱗次、商賈輻湊、極爲繁富、港名齒齋、航日向四國、中國者、皆自此登船、物產出米、近來青蕤業盛開、輸出海外、價額達百萬圓云、夜宮村三多、小畑小吉來、皆縣會常置員、十五日訪後藤直彥、渡邊芳一、渡邊郁次郎、皆同學友、夜津田純一下村御鋏三宅大三郎來、純一中津人、爲中學校長、御鋏字佐人、爲漢學教授、大三郎

東京人、陸軍大尉、休職在家、爲體操教授、皆不好飲、飯後圍碁、深更會散、

十六日 豐州新聞社員長野松太郎、大分每日社員前田多三郎來訪、話地方情況、食後雇車、詣柚原八幡宮、宮在柚原山頂、天長七年、營築、天台宗僧剛藏院全龜所開基、以二八月、行祭、遠近賽者爲群、石磴傍有喬楠、周圍二十餘尋、中央呀然爲洞、入而驗之、徑二十四尺、其大可驚、蓋千有餘年物也、房州鹿納山麓、有大楠、世呼曰日本第一大樹、事見馬琴八犬傳、余嘗往見之、其大未知與此樹優劣如何、午後

抵中學校、校長導余、縱覽校內、近時所建設、學生三百餘、距市十町南一丘、大友氏城址、東南帶大分川、海部直入群山、聳起環立、北西擁市街、隔街豐後灘、舟楫往來、日夕不絕、眺望絕佳、空氣清潔、最適校舍、距校南數百步、道傍岩壁刻佛像、大者丈餘、按豐後史、韓人日羅所刻、日羅奈良朝時入朝、事見史傳、蓋爲當時之物、惜淒漫無完全者矣、夜與下村會、飲津田氏、宴終圍碁、及四更、所謂下手妄好、真爲可咲、十七日 內田孝太郎來訪、發大分三里、抵戶次、山間一市街、民戶殷富、往昔過臼杵佐伯者、皆取路于

此近時瀛船一開，往來者皆取海路，故非昔日之盛云。訪帆足助作，助作業釀酒，爲縣下豪商，以書畫骨董有名，喜余訪問，延坐饗飯，意頗懇。二里抵芳野村，見天滿社臥龍梅，老樹數株，枝垂到地，就地蟠根，更植繁茂，實爲奇樹。周圍環垣，有孝女傳碑，文旭嶂毛利晚敬先生所撰，晚抵犬飼宿，在大野川上流，舊幕時國主中川侯，觀江戶，自此登舟，五里出鶴崎港，乘海船，往時有假殿，代官邸倉庫等，亦山中一市街也。十八日，寒甚，霜色如雪，早發經原田瓜坂，四里抵岩戶憩小店，姥給粟飯，此地水田甚稀，以麥粟爲常。

食產烟草，椎茸麻乾柿，輸四方以自給云。行十五町許，見沈墮瀑，高五十尺，巾四百尺，大水激岩石，水煙飛散爲雲霧，日光返射之，現虹霓，洵爲奇觀。相距五六十步，有一瀑，高六七十尺，掛谿間木末，自高直射，潭傍仰視，踈然快然，然水勢稍弱，遠不及沈墮之觀。俗稱之女瀑，稱沈墮男瀑，蓋別其大小也。路傍休一農家，主人曰：春夏洪水之際，極爲壯觀，今也晚秋，水涸石出，不足賞也。自此曠原，曰中瀨原，數十町間不見耕地，時見群牛逐原草，豐後東南山間，產牛，每戶大抵養四五頭，多者養十四五頭，然泥舊不謀改良。

故小弱而體形甚廹，晚抵岡町宿。此日行山路十餘里，腕車不通，雇一僕，擔行李徒步，僕病脚，乃自荷行李助僕，困甚。

十九日 出視市街，戶數千餘，家屋構造甚整，舊時岡藩待他國人以恩，故市民多係移住者云。見城址在山頂，西北南三面斷崖巨壁，東一面通市，稍平夷，周圍環河，甚急流，四塞險要，可謂天然城郭矣。文治中，緒方惟業始為堡，後大友能直第八子能鄉修堡，廣大之，稱岡城。世居此。天正中，豐薩之後，大友氏敗績，棄城而去。文祿二年，中川修理大夫從播州三木

覺其不入
史記紀行不
可缺

移，封于此。子孫世襲，至維新，明治十年西南之役，薩黨據此，搆兵，舊藩士多應之，官軍苦戰累日，薩黨彈丸盡，走且降，乃守安以險城之故也。過田能村竹田墓，在市南丘上，竹田世業醫，畫名震一世，蓋為我國南宗泰斗矣。鄉人慕其德，祠里社云。又抵伴丈祠，伴丈以木匠有名，今時諸工所用規矩丈之所發明，故俗間有伴丈尺之稱。鄉人尊祠，亦有以也。自此山行三里，過菅生，地勢愈高，望直入大野，諸山爽氣滿天，烟雲時起脚下，里許憩笹倉村店，食蕎麥，此間人煙稀，眼界數十里，皆原野，道傍村家，夏季產蕎麥黍豆。

類、春種菜蔬蕎麥及黍、為常食、菜蔬賣之市、以買鹽油云、過坂梨峙、日並野原、地質肥沃、滿目茅蕪、高丈餘、而不見耕地、若拓墾之、必見其利矣、自峙南、腕車不通、徒步二十町許、抵坂梨驛、自是肥後阿蘇鄉、阿蘇鄉、在山間、東西三里、南北七里、平坦如砥、地味豐沃、田圃相半、往昔號七萬石、民俗質朴、有大古之風矣、晚抵宮地宿、海魚味美、余問產地、來自白杵及鶴崎、南豐海濱、距此二十里、山路崎嶇、行通不便、而不變味、可異也、

廿日 晨浴冷水、謁阿蘇神社、氣象肅穆、木材皆用

覺聲曰忽論
地勢文書得
法

檜木、不涉華飾、專主純朴、蓋我國往古宮殿築造之制也、大樹環植、境域靜蒼、境門外、則市街、人家三百餘、皆仰神社而食者、屢導者、登阿蘇山、見噴火口、發宮地一里餘、過菩提寺、自是山路、多曠原、艸蒙燒灰矮生、取杖揮拂、則灰蘆如烟、導者曰、東風之日、燒灰眩目、不能登、今日幸西風、無此困、午抵本社、支坊有觀音堂、堂左有明神社、休社傍小屋、茅圍四面、以代牆壁、僅凌雨露、更登十町、達山頂、此間不復生艸木、全地皆燒石、所々積石、為路標、以便登山者、頂上數十町、四面漠乎、沙原如海濱、沙土每步沒踵、行二百

梅山曰不入
虎穴不獲虎
子亦殆哉

驚聲曰壯觀
在筆外

步抵噴火口、臨瞰深數百仞、南北二百間、東西數千
間、斷巖絕壁、不可攀、接西北岩穴、黑烟噴騰、達數千
尋、烟中見火光、有時飛石、聲震山谷、如聞雷鳴、倏忽
黑烟盆涌、不辨咫尺、無幾飛散復舊、其倏忽變幻、無
一定時刻、余欲逼視之、導者曰、見噴口、近年間事、往
昔山常鳴動、發火無常、登山者甚為寥々、下山則買
酒祝無事、近年不知噴火可畏、登山者年數百人、噴
火異變不可測知、恐有性命之虞、勸速下山、取道東
南、行二十町許有平原、稱千里野、東自田日山、西至
杵嶋嶺、平面數千町步、則如成於人工者矣、過此東

西、望見遠山於雲烟之際、大快心目、下峻路里許、抵
湯谷村、熱湯自岩罅噴出、蓄為一大池、流為溪間、數
十町間皆硫黃氣、傍有三戶泉館、病瘡者群浴、污穢
特甚、小憩逆旅、媼曰、往昔湯口在西山岩罅、二十年
前、一日忽變、生東山崖下、湯量亦自此一倍、距浴場
十四五步、有山邱、全邱噴火、吐黑烟、樹木皆枯死、亦
近時之變也、自湯谷行四五町、有一旅館、就而宿、有
三浴場、皆異其質、其効亦異云、
廿一日、曉發、殘月在山、過長岡高壘二里餘、抵立
野、是為自熊本至阿蘇之道、小憩道傍民舍、時驚風

據聲曰僅八
字盡其狀何
等健筆

雨大作、居民云、瀑布也、乃往觀之、双瀑觸懸崖、注絕
壁層崖、相承數百級、右爲須賀里、左白糸瀑、須賀里
發源扇鼻山、經內牧、過狩野、至此、合阿蘇川、白糸起
源湯谷、合諸溪澗之水、奔流頗爲壯觀、自立野乘馬
車三里、抵大津驛、熊本城東北一都會、四望豁然、與
山漸遠、自立野至此、道路石多、馬車艱兀、乃棄馬車
就腕車五里、晚達熊本、宿洗馬街、發大分數日間、不
見新報、命婢購見、始知神戶市黑痣病流行、京坂人
恐傳染、嚴修豫防法、聞此病、害毒劇甚、余歸思頓動、
廿二日 市南小山、號花岡、腕車往觀、有觀音堂、自

五十

是山嶮不通車、步而登、半腹稍平、望市街頗快、距城
址僅六七百間、十年之役、薩兵據此、砲擊城兵、城兵
甚艱、種田少將以下死於神風黨者、墳墓累々、行數
町、過法華坂、有武官會集所、曰偕行社、傍有佐賀臺
灣覺島四役戰死者之碑、高丈餘、記戰死者名數千、
又有熊本縣人死難之碑、係有栖川熾仁親王篆額、
中將谷干城撰文、工部鄉山田顯義書、維新以來諸
縣誤大義、或黨賊而仆、或殉義而死、獨熊本縣、兩黨
交起、暴骨原野者最多矣、自法華坂西行數十町、謁
加藤清正廟、廟前有拜殿、左右老松環圍、風致可摺、

五十一

鹿門曰今所遺者宇土城天主閣清正乘行正之虛略字十城遷之日按非之則不能禦嶋津氏豐公賜肥後以清正之力足禦嶋津氏清正亦知非據險城則不足禦嶋津氏也十年之役有此城始能抗薩兵英雄所見驗于二百年之後有如此者余在熊本日歷覽城樓慨然有所感于此

境東有廟碑、文化中府學訓導大城允所撰、然苔蝕不可讀、又有朝鮮人金官墓、清正征韓時爲導者云、出門寺院、挾路、皆隸廟者、茶亭列宇、婢爭呼客、乞丐尾客可厭、不憩而去、過城址、十年之役、樓櫓殿閣盡罹兵火、尙存一重閣爾、壘壁之構、溝塹之設、今猶完備、城據天然形勝之地、而營構之、規模壯大、備禦周到、真可驚人目也、午後欲觀出水神社、聞社地舊爲藩侯燕遊之地、藩人就而祀細川氏祖先墳、社境爲公園、道過白川板橋、名安己橋、十年之役、官軍自日奈久而上陸、先畧八代地、北進狹川與賊兵決戰、遂

通城兵、故當時稱爲安己之決戰、即是也、行十町許、有松林、即出水神社、入門清泉爲池、廣袤數町、群魚游泳、奇石錯峙、過石橋有神社、棟宇峻起、此祠細川氏祖先者、蓋全境風致據湧泉而布置、松林中有旗亭、小憩、鱸味川魚、不用海魚、來遊者陸續、阪路巡視市街、兵火後、區畫道路、改革市坊、分人道與車路、左右植樹木、以爲火防、大體仿西洋都會之摸形云、廿三日 霜華如雪、寒甚、駕瀛車十里、經宇土、一客曰、宇土山中多貝殼、土民燒之製石灰、以供肥料、一異聞也、自宇土至八代七里、海滋起堤防潮、以開田

噫、或曰、加藤清正所計畫、午抵八代、九州鐵道限于此、下車視城址、荒廢僅存壘形耳、有八代神社、祀懷良親王、係維新以後之事、親王爲後醍醐帝之皇子、菊池武重奉之、與少貳賴尙夾筑後河、交戰、親王重創而薨、城爲小西行長所築、清正甥加藤馬之助修理、以鎮熊本南方、舊幕賜加藤領地細川氏、細川氏使重臣長岡氏守之、熊本封內爲咽喉之地矣、十年之役、薩兵遂棄熊本而走、以官軍首取此地也、市街人家三千、邸宅植橙橘、頗繁茂、植寒竹以代垣、甚有風致、晚飯熊本、肥後地勢平西循海岸、北隣筑前沃

野、東南疆豐日、南北三十里、東西十餘里、盡皆原野、地味腴饒、百穀無不產、最適禾穀、田陌四開、民皆殷富、古來鎮西有事、熊本必當其衝、十年之役亦然、蓋以地理當要衝之故也、

廿四日 瀛車發熊本、過植木、地勢漸窘迫、多高壘、十年之役、激戰之地、壘東二十町、有田原坂、兩軍對壘、砲戰六十餘日、彈丸雨飛、樹木皆禿、山皆兀然、今尙存其遺蹟、當時之慘可想也、夫爲官軍、爲賊軍、親友死于此者多、幽魂無依、其誰弔之、東拜合掌而過、至長洲驛、鐵道循海濱、隔海望溫泉嶽、聳于雲間、黑

烟焦天、乘客皆拍手、呼快、達大牟田、地勢復廣延、見烟筒突立、曰三池煤礦、三池爲九州第一炭礦、近時販三井氏有、採掘歲額數千萬噸、輸出海外、我國起礦業、僅廿年、以肥前高島爲嚆矢、今也跨筑豐、豪估大商從事此業、遂成一國巨產也、洋人某曰、歐米諸國開明、全有鐵與煤耳、蓋自人智發達、利用煤鐵益多、如鐵道及造船其尤者、近作橋梁及家屋、而製鐵不可無煤、有煤而始亨鐵之需用、有鐵而始資邦之殷富焉、兩者欠一則不可也、願我國奧羽諸州、在所有鐵山、唯未有製造之法耳、向後以九州之煤、至

製奧羽之鐵、其裨益愈可大興也、午抵鳥栖、下車小憩茶亭、此間人烟隔絕、山中孤村、茶亭皆鐵道布設以來所創設、自熊本至長崎、自長崎至熊本及福岡者、至此下車、乘別車、三線聯絡於此、故乘客輻湊、爲一市街、發鳥栖、過佐賀、見烟筒突兀、亦煤礦也、乘客中有數名藝妓、車中屬目、抵北方下去、客曰、是亦稼煤礦者、衆皆哄然、俗稱勞動爲稼、經川棚、迂廻行浦、瀨數十里、或沿江、或循山、奇觀可喜、然屈曲傾斜、進行遲緩、至大村、夕陽春海、飢甚、傾所携取火酒、傍客有羨色、仍觴之、大悅曰、始蘇生、是亦逼飢餒者、八點

鐘、達長崎、宿外裏街福嶋樓、

廿五日 訪莊田平五郎、不在、平五郎三菱商社造船所長、余聞此地造船所、營構壯盛、器械完備、爲海內第一、欲往觀、不果、抵福濟寺、寺占山腹、下臨港灣、棟宇堅牢、扁額皆明清人筆蹟、與奈良西京古刹、異其趣、支那名刹却不如我邦之盛、聞支那佛法衰廢、寺刹亦無足觀也、午後觀外人居留地、途見清人葬式、建白黃赤旗數十、書音容宛在、碩德流芳等之字、皆其親戚故友、頌其功德、所贈也、旗前後、有樂隊、一奏洋式、一奏清式、繼樂隊以僧、繼僧以柩、繼柩以送

者、皆着素衣、非佛葬、非儒葬、又非洋葬、蓋一種混成俗式矣、或曰、清人費巨資於葬式、非我國之比、是亦清國弊風矣、長崎三面皆峩々峻嶺、灣口曲折、地形甚狹小、無平地、萬戶構居宅於丘岡、無復尺寸空地、道路布石、兩側水道、家設鐵管、分用水、清潔可悅、聞維新後、一時衰頹、無以營生計、臺灣之役、海陸二軍屯此、頓致繁榮、近時鐵道開通、景光倍舊、如地價、俄增十數倍云、

廿六日 遊郭、曰丸山、花月樓、鶴枕、爲世所豔稱、往觀、以樓主不在、辭、某日、花月樓妓樓、子不買妓、故不

許觀、余嘗一見、以竹造之、意匠雖奇、不足賞也、遊客弄爲現具耳、樓始得之、昌至今日、故樓主實視之、廿七日、寺見喜一、與新報記者一來、喜一以郵船會社員、管浦鹽斯德港支店、港冬季冰結、不容船、航、至明年四月冰解之期、赴任例云、

廿八日、流車曉發、晚抵筑前福岡宿、

廿九日、出視市街、比家新建、街衢整然、景光非復昔日之比、蓋煤業盛興之所致、訪友人鈴木千卷、千卷以明治生命保險會社九州支店長、住此有年、頗通時情、曰、近年煤業勃興、諸國人輻輳、或爲逆旅、或

爲酒樓、極其盛昌、然煤價下落、市街諸商生計窘窮、與外觀大異、余謂煤價下落原因、在供給者過需用、今也設採煤業組合方法、制之亂掘、以不使煤價下落、爲第一急務、否則礦山隨荒、地下數千尺煤層亦歸湮沒、煤業興廢係工業之盛衰、不可一日緩之矣、卅日、流車抵門司、小憩、買船渡德山、駕山陽鐵道、抵廣嶋宿、

卅一日、黎明、流車過岡山神戶、各驛醫員一々、檢查黑痣病、規則甚嚴、直行兼夜、抵東京、家族迎門、孩兒嬉笑、此遊已亘於若干日、

明治卅四年六月記

寫情寫景、入畫入化、山水險奧、文境古奇、讀是文
者、如歷其地、其米老之山水圖乎、其莊老之奇幻
筆乎、令人不能辨其妙、古有作者、必推新品

後學 馬驚聲拜讀

余往歲序伊東竹山君北海紀行概叙其為人今
讀此稿記山水勝地甚為詳悉使人如目睹足踏
尤注目經濟事業與他人紀行迥異其趣此君之
所以特起興家也讀者莫以尋常游紀視之

癸卯三月一日

八十二翁梅山川北願妄評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十日印刷
二月十四日發行

定價金貳拾錢

著述者 伊東茂右衛門
東京府豊多摩郡西大久保四百三十八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多田三彌
東京市麹町區內幸町一丁目五番地

印刷所 惠愛堂
東京市麹町區內幸町一丁目五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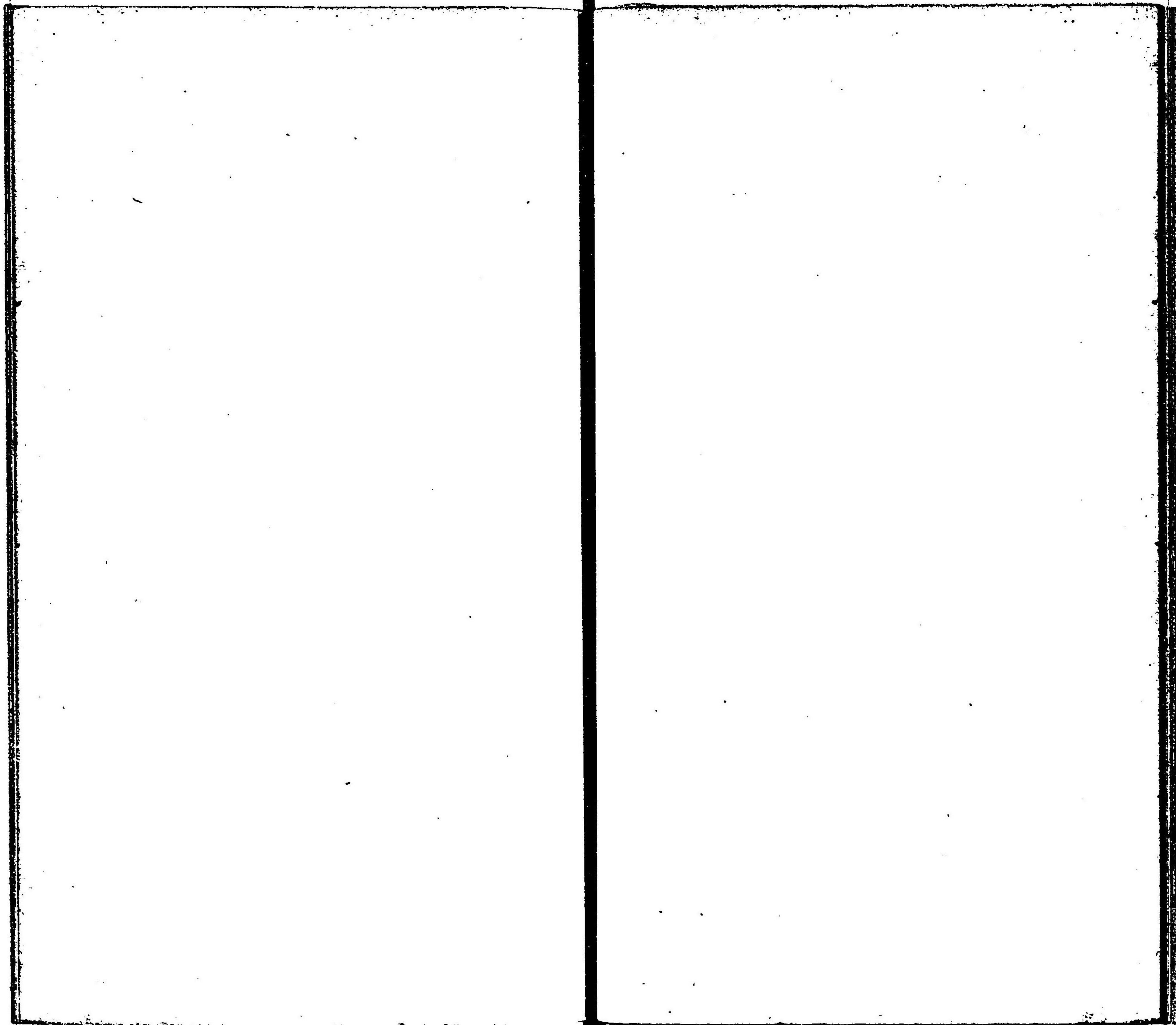
東京日本橋區通三丁目

賣捌所

丸善書店

184
3
315

閩
行
錄
關
西
部
三



間行録卷之三

關西部

伊東竹山著

明治

27 2 21

關西の勝區を採らむと年ころ思ひわたれとも
塵事に乗東山
ちれ今日といふ日もなくて月日
經にけるに己亥の五月廿六日偶雨後邸園の小
丘に登りて見れば富士の嶺には霞たをひき田
面には碎米菜さけり遠近の眺めひとしほかな
と暫く木の間を徘徊しければ旅情切りに起り
禁する能はず是に於て俄に旅装を調へ新宿に

至り西行の瀛車にそのりける然れともさして
行へき處も定めず又旅行の日子をも豫めせず
興つきなは歸らむ意に適は、又行むと誠に漠
然たる旅なれば瀛車賃は先拂ひとして僅に壹
町場はかりの切符あかなひたるこそをかしけ
れ車中思ひつきのまゝ

草枕旅路過行吾はしもこよひ

何處を宿と定めむ

と口すさひなとして遠近の景色を嬉しみ過行
けるに濱邊の麥は早黄みて既に鎌いれ初たる

もありけり是より農家は繁忙を極むへし俗に
いふ火の五月と覚えある身は思ひやられたり
程ヶ谷の隧道を過れば風景一變して若葉の森
に村落見え鄙ひておもしろかりければ

若葉さす森のわら屋はたか住て

山時鳥夜たゝきくらむ

相摸の國にいたれば海濱の松原に都人の別墅
多し往昔鎌倉府の弓馬練習所と稱へたる砥上
の原も今は變りて西行か
柴松のくすのしけみに妻こめて

砥上か原に男鹿なくなり
とよまれけむ景色は跡もとゝめすなりぬ國府
津驛に至り下車して國府津館にやとる館は相
摸灘に臨み國根山に對し風致愛すへし食後海
汀をありけは丘上の老松の下に石碑あり唐澤
とゑれり聞に昔親鸞上人唐國より一切經を携
へ歸國のをり初て着船せし處なれば字をかく
は唱へり與其他上人の古蹟多し驛の中央に眞
樂寺といふ寺あり是上人修行の場所なりとい
ふ

史を按するに親鸞二十四歳の時南都興福寺の
經藏に入て一切經を見讀すとあり又二十六歳
の秋叡山の西塔に一切經藏を建立すともあり
て上人は唐土に渡りたること曾て聞す又當時
一切經を唐土に得る必要あらし恐くは建永二
年上人三十五歳の頃法然の徒他宗の讒言によ
りて死罪或は流罪に處せらる上人は越後の國
府笠島に配流され五年の後赦免を得是よりし
て凡廿年間常陸越後の間に流寓或は京都にも
往來せしことは瞭然たれば此地の古跡と唱ふ

るものは京都往復の時のものならむ稍もすれ
は佛者は古人を賞賛する餘りに其實を誤るの
弊ありて却て識者の笑を招くことあり正統傳
には二十九歳上人妻帯のをり六角堂救世菩薩
一夜僧形に示現して普僧を告命して曰行者宿
報設女犯我成玉女自被犯一生之間龍莊嚴臨終
引導生極樂と如此偈を作りて破戒を揉糊かせ
しを見ても虚事の多きをしるへし此事餘談を
れとも寺僧が眞面目に喋々し居られたれば儘
に辨す

廿七日 陰晴定まらぬ國府津を發し流車にて
駿河に向ふ山北より御殿場に至る山間墜道多
し世人多くは之を厭へと是亦旅行の一興なり
御殿場より靜岡に至る間覺えず華胥にいる故
に三保の景色はしらすして過たり可惜々々靜
岡より以西は山間茶樹を植わたり車中の眺め
亦よろし三州豊橋に至る頃甚倦たれば日猶高
けれとこゝに一泊とおもひ車を下らむとする
をりしもゆくりなく友人本山彦一氏に邂逅し
遂に同車して名古屋に至り名古屋ホテルに宿

る氏は肥後熊本の人藤田組の主宰となりて近年浪華に住居す十六七年の比時事新報の編輯を共にせしか分袂後互に繁忙なれば會談甚稀なりしに今や偶然邂逅今昔を語り心情筆に餘る

廿八日名古屋に滞留す大阪新報の記者高木某三井銀行員梅田某來訪す皆慶應義塾に學びし舊友なり午後共に博物館を縦覽す構内の園中に織田公の建設せしといふ名高き猿面茶室あり猿面とは床柱に二つの節ありて猿の面に

似たり故にしか名つけしと云茶室につゝきて小座敷あり唐紙壁天井とも皆彩色の畫をはれり狩野元信の筆といふ如何のものにや蓋し畫工壹人にあらず中には元信の筆もあらむ構造はさまて結構ならねと今日得難き家屋なり茶式は元禪より起る故に茶味禪味々々茶味といへりものゝ精粗はとふ所にあらねと往時の質朴復思ふへきなり次に熱田神社に詣つ日本武尊東征のをり佩給へる草薙劔を祀る我國大社の一なり境内大樹にとむ其中楠最も多し熱田

より道を東北にとりて本願寺に至る堂宇盛大
此地第一の巨刹と云門徒信者の熱心他宗の及
ふ所にあらず寺の裏門より巽に當り東陽館と
名つけし貸席あり立寄て縦覽す乃近時の建設
にして廣間は百餘疊をしけり縦覽の客日に數
百に及ふと云夜某茶屋に宴を開く木村清四郎
氏來る氏は同學の友當時日本銀行員なり行務
を以て關西北陸の諸州視察の途次と云氏曰金
融の緩慢なる各地とも同一なり然れとも利子
に至りては不同甚し北陸道の如きは餘金あれ

は都會に送り今日といへとも猶三錢以上なり
故に銀行者を訪問大に説をなし、かは一日に
して五六厘方低減せり其變動も亦甚しからず
や余曰歐米人か東洋諸國の半開國と貿易を希
望し又江州人か北陸北海の諸道に出商賣を企
るこれ皆未開國にして利の得易きを以てなり
只歎すへきは運輸交通の不便のみ向後此便を
得はかゝる弊は自然に改るならむ明治四五年
の頃迄は越後と浪華とは米壹石の價に壹圓餘
の差あり石代金四圓前後にしては甚しと謂へ

十二
し然に汽船交通の便開けしかは只一航海にして其差半額に減し今日は僅に運賃の差あるのみ現今北陸道に於て金利にかゝる差あるは銀行者の貪婪借人の愚蒙なる爲なり畢竟運輸不便のため金貨に競争者なきによれり一國富強の本は殖産工業の發達にあり此發達は金利の當を得るに最も基因するものなれば兄等の職として宜しく計るべきこと共なりと大に説をなしよかは木村頭をかく座中皆哄然談論に時うつり短夜更やすく女中の注意により席を辭

しさる

十三
廿九日 名古屋を發し關西鐵道により伊勢に至る途中木曾川をすく、これ我國鐵道の第一長橋なり岐阜より大垣に至る木曾川沿岸地勢甚低し大潮のときは海水田面に上る、故に堤を築きて之を防ぐため年々土砂の埋りて川底次第に高み今日は流の遙に地平面の上にあるに議會に水害云々の聲喧しきも亦宜なり往昔美濃攝津播磨備前の諸州は洪水のため、川流の變更すること百四五十年にして必一回の割合なりし

も中古二百三十四年を経れともこの事を聞ず
こは出水少きにあらず封建の治世自然堤防の
行とゝきたるものなるへし只恐るゝは川底益
高みし故一朝破壊するに至らば其害昔日に倍
せむされと無事になれ居宅を底地に構ふるも
の多し亦危からずや遠州より勢州に至る田に
菜種の植附あるもの尠からず其出来甚よろし
本山日石油輸入後一時此作を減じたれども近
年は製造所并に工業類のましゝため種油の需
用又起り却て昔日に倍し大阪附近の如きは麥

を廢して大抵菜種を作れりと云龜山に至り本
山に別れ山田に向ふ蓋し勢州には明治十八九
年頃蠶糸業に關し暫く留寓又關西鐵道は抑余
の創設を勸めしものなれば旅情亦別なり正午
山田に着す藤屋にやどる前年しは々々宿りし
家なれども婢僕皆かはりてしるものなし姥を
呼ば出来り名をきゝ涕を流して悦ぶ前年もの
せし拙筆など取出し今昔を語り懇情たゞなら
ず食後冷水に浴し外宮に詣つ
卅日 早朝内宮に詣てむと宿の姥に別を告れ

十六
ば筆を乞り故に舊作一二首書てさる姥は耳順
を越ること既に三つばかり近時病に罹り歩行
自由ならず最早此世に久しからじと思へば殊
更離別の歌よまぬは故こそあらめ楚詞に悲莫
悲兮生別離と古今人情皆同じ思ひ起し涙を袖
にかくしてさる間の山より宇治に至る道傍客
引の處女等昔にかはらず愛敬こぼして山にき
はひ店屋も稍復舊せり五十鈴川を渡れば木石
神さひて幽邃たとへ難し神前の流れに口嗽き
けるをりに

五十鈴川清き流れに口嗽き

心の底も清めつるかな

明治十八九年の頃神苑會の設けありて官地を
取擴げ種々の奇樹を植渡ししかは内宮外宮共
一層風致をませりこは友人石井邦猷氏か本縣
の知事たりしをり設計して有志者を勸諭し且
廣く都會の紳士にも助勢を請てなれるものな
り當時の世評には今の世に神苑など作るは無
益のことなりとひそかに批難せしものもあり
しかと今日は大に其功績見え却て喜ぶ人こそ

多かれ又當時余も傍より助力せしこともあり
しか氏は數年前不歸の客となれり余は今再遊
して苑内の樹木など見昔事を思ひ起して

君か植し御その、松をなきのちの

かたみに見むと思ひかけきや

又近年は神苑會にて農産館などの設けありて
諸國の物産を陳列し或は五二會は五二館を山
田町の中央の岡の上に新築して十年以來大に
面目を改めたり又參宮鐵道布設のため參詣人
の數をまし其後土地も次第に繁昌せしと云行

通の便は社會繁榮の源たりといへる言實に吾
人を欺かず先年關西鐵道設計の際四日市より
山田迄支線のことを主張せし人ありたれと現
今の世に神佛詣ての目的にて鐵道布設は如何
のものにや宮川渡錢の減少せしを以てもしる
へし之に加ふるに彼地方は海の便あり又人の
往來の外物産多からされは収益覺束なしとの
説多數にて遂にやみぬ然るに其後參宮鐵道の
布設ありて今日は其利益却て關西の上につ
參宮人さへ年々ましとは又意外の幸なり社

會のことは斷言なし難きものにこそあれ午後
朝熊嶽に登る宇治より五十町と云往昔は兩宮
に詣つるはかりを片參宮と稱し必朝熊に登山
しつれとも維新の際佛法廢止の說神祇官に起
り爾來宇治山田の人さへ登山を悦はず爲に客
足を減し今日に至るも其餘弊猶存せりと云頂
上に勝峯山金剛寺あり其開基最古く本堂及ひ
庫裏とも先年火災に罹り燒失したれとも今猶
虚空藏堂其他附屬の建物存せり此寺は大徹老
僧長く住はれたれは僧中知人あり暫く憩ふ中

住職の和尙も奥の院より下り來り懇談に時を
移す敢て滯留せむことを勸められしか天氣覺
束をければ辭て去ぬ歸途勝地を探るに北は勢
州の海濱より尾張三河の群山を眺め遠きは駿
河の富士越中の立山信濃の淺間ヶ嶽さへほの
かに見え東は志州一圓より紀州熊野嶺御座岬
大王岬神島牛島等つはらに見えて其景色名つ
け難し深林幽谷に遊ひ奇岩怪石を探るも興あ
れと大山にのほり眼界廣遠の眺望は又別なり
宋の范至能蜀に遊ひ嘉州に泊し萬景樓に登り

山水の勝をめて筆を極めて之を賞し萬景の名
眞に濫ならずといへり余をして范至能の筆あ
らしめは恐らく漢嘉登臨の勝も及はざる實景
を寫し出すなるへしをりにふれてよめる歌
このねぬる朝熊の峰に吾はしも登りて見れ
は朝には霞棚引夕には雲立わたり朝日は不
二にかゝやき夕日は熊野にてれり神風の伊
勢の濱邊もみけつくに志摩の浦わも淺茅原
つはらに見えてまくはしき峯にもあるか此
峯を勝れし峯とらへも名つけし

夕景山を下り二見か浦なる角屋にやとる蓋し
比隣の舊家と云建築壯大ならさるも堅牢にし
て拙ならず平庭に松梅あり石根の躑躅花咲て
面白し幅物扁額皆古今名家の筆になれるもの
み掛連ぬ旅館には珍しかりき
卅一日 大風雨同し所に滞留す平田大人の遙
拜場に詣つ大人は秋田の人なり國學を以て世
にしらる先年其功績を賞し羽倉岡部本居と共
に正四位を賜らる靈前にてよめる歌
伊吹舎の平田の大人は敷嶋の日本の國の古

二十四
の神の教への風飢をふりかこしけるいそし
き大人にそ有ける此大人の教へのまにま古
のよろしき道も靈幸神代のことともまつふさ
に傳へましぬれうへしこそ位たまへれかゝ
れこそ人のたふとへ伊吹舎の大人

六月一日 雨漸く霽黎明起出て濱邊をありく
風なこみたれとも沖より寄來る浪さはかしく
名くはしき沖玉石に激浪よせ返して其様すさ
ましくそ見えける此石は二見石をさる九町は
かり沖へにありて八町四面に廣こと古は干潮

の時水面にあらはれ出しとの説あれと今は水
底かすかに跡をとゝむばかりなり近江の國琵琶
湖の渚の鳥居も等しく年々水底に沈める兆
あり然るに北海道後志の海岸を巡視するに漸
次海水の退しものゝ如し其證は古市より余市
に至る海岸の絶壁水面上貳丈餘の所に蠣壳の
附着しあるを以てもしるべし畢竟地中噴火の
作用にて此變動を來ししものならむ先年美濃
地震のをり大地陷落の説ありしが然れば此方
面は動もすれば其患あるものなるか大垣の市

中は仲春大潮の頃は水面より却て低しとの説あり唐詩に桑田變成海とあり則其事實を吟せしものならむ誠に森羅萬象は變化際限なきものなるへし二見石より西五町許りの所磯邊に松多し松原に徴古館あり十八年の頃有志者の設置にかゝると云同し所に賓日館海水浴場等の新築あり仲夏の頃遊客少からずと云食後早々二見を發す松阪にて瀛車を下り本居宣長大人の御墓に詣てけるをりに年月に心つくしし筆のあと

千代萬代の法となるらむ

次に公園に遊ぶ昔藩主の城趾にして大樹にのみ眺望最も佳麗藤棚あり百餘坪に廣これり花盛のをりは杖を曳もの多しと云卓午安濃津町に着す先年定宿となし、瀬古治齋を訪けるに治齋老母皆死せり男治三郎母諸共不幸を物語る余悄然思はず袖をしぼる舊友長尾老人をとふ是亦黃泉の客となれり下村御鋏氏を尋れば豊後に歸山せりといふ嗚呼十年の一昔定めなき世の中そかし朝川順三氏をとふ氏は静岡の

人なり醫を以て業とす余の訪問を悦み來診者を謝絶し今昔を物語り時の移るをしらず食後圍碁す下女に箒たてらるゝもしらず短夜を更せり

二日 阿漕浦に平治の古跡を採る墓は海濱の松林中にあり阿漕塚と書たる碑あり裏に天明二壬寅建之と記せり側の石に月の夜のなにを阿漕に鳴千鳥と筆太に書たる芭蕉翁の發句を刻せり此句され字なし初句二句とも穩ならず意幽なれと調とよのはす發句なと論するにた

らされと此翁世に聞え又此句人口に膾炙したれは戯に難す傳記を案するに阿漕平治は丹波國天田郡の城主山吹將監高信の臣にして村上勘解由之助行春といへり寶龜四年の頃高信家臣荒川某といふものゝ爲に亡さる行春孤忠其姫君某を携へ勢州安濃郡島か崎に留寓し後名を平治と改め生業のため漁を營む又殺生嚴禁の海に網を下し伊勢惣改所小林右近大夫盛直の爲に捕はれて遂に處刑せらる云々とあり思ふに當時武家の風習として粗暴なれば此禁を

軽く思ひとりて冒しゝものならむ奈良には鹿
殺し伊吹には鶴殺しこれ吾國往昔名高き處刑
の三幅對なり昔唐にも鶴及ひ犬に關する嚴酷
なる刑ありて之を喋々せしものあれとも君命
の輕重は政治を鑑するにたれば史を諸せすし
て苟も批評すべきものにあらす昨年の冬既に
奈良春日神社境内に於て鹿を銃殺せし二人の
獵人あり捕へて獄に下せとも現行律に殺鹿處
刑の法なく判事處分に窮し今猶判決せすとき
く律に明文なく罪の疑しきは輕きに處せよと

は古賢の誨へなれとも斯る痴人は却て重きに
處するこそ社會の秩序を保つものなれ
三日 天未霽す支那の南方より我國九州に至
る仲夏梅熟するの比此雨最も多し故に五月雨
又は梅雨ともいへり蓋し梅雨の語往昔蜀より
起れり范至能の吳船錄によるに蜀に雨稀なり
杜子美の詩に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澁々長江
去冥々細雨來とあり即後人はより唱へ來れり
と抑此季節雨多きは熱帶地方水蒸氣の作用に
して暖帶國は其餘波のみ故に奥羽に至れば甚

三十二
しからず北海道は殆ど名のみ地理を案するに
蜀に雨稀と云も或は然らむ雨を冒して伊勢を
發し瀛車の便を借て奈良に向ふ道に笠置山の
麓をすく山頂に史上名高き城跡あれとも雨に
阻てられ登ることを果さず伊賀より大和に至
る關西鐵道の工事に拓植の難場と稱せしは所
謂この方面なり今實地を見るに恐らくは世評
も及はさるか如し奈良に着すれば雨甚し公園
の某茶屋に憩ひ雨を凌ぐ午後春日神社二月堂
大佛殿等に詣つ皆目を驚すへき構營なり奈良

三十三
は吾國の舊都にして元明天皇の始て宮しきま
しより桓武天皇平安遷都に至る迄七十餘年
を經此間た美術工藝の發達は論する迄もなき
事なるか文明の基礎も併て奈良にありとやい
はむ見よ奈良朝の時に當り俊才上下にあらは
れ出歌道には人麿赤人等を始め萬葉集記名の
もの皆當世に踵を接し又佛者にしては良辨行
基道慈等ありて山澤を拓き道路を修め橋梁を
架する等公共の事業に力を盡して物質上の進
歩も亦著しかりき晩に猿澤の池の邊福若樓に

やとる終夜晴雨常なし
 四日 細雨西大寺に至る堂宇戸さしあれば僧
 に内覽をこへり小僧うやくしく座敷に案内
 す暫くして老僧出來り書畫古器物を示す皆往
 昔の名品のみ就中行基菩薩の彫刻に係る佛像
 雪瀾のかける山水の如き最も結構に見えたり
 雪瀾は支那明末の人即費瀾源是なり仙臺伊達
 正宗公の寄附と云此寺は古器を以て名あり一
 朝にして見盡す能はず僧よく時事に通じ又維
 新後政府が寺院に對せる不當を論じ或は僧侶

の破戒を嘆する等一々胸臆を物語れり夕景雨
 はる公園を散歩しけるをりよめる歌
 青丹よし奈良の里わに吾はしも今日きて見
 れは春日山大木茂らひ三笠野は小草萌出て
 野に山に鹿そ遊へる此鹿は人になれつゝ人
 來れはくひもの乞と後前をえしもはなれす
 山をよみ野をなつかしみ終日にあくことし
 らぬくしき此里
 五日 奈良を發し西京に至る途中宇治をすく
 縣神社の祭日なれば蒸車の乗客甚多し但し十

の八九は婦人たり里俗に此神を信仰せは婦女
腰部の病を癒すと傳へり故に夏冬兩季の祭日
如此と云車窓より附近を見れば名くはしき茶
園も皆摘終りて所々に日除のみ残り聞に玉
露茶を製するもの日光をさくるため昔斯の如
くなせりと西京は旅館を擇はす車夫に任せて
やとれば富の小路某樓に案内す甚怪むへき宿
なり京参り伊勢詣ての田舎客偶一抔くらふは
即これ等の宿ならむと思へは魔除のため名古
屋にて購ひ得たりし木魚を取出て之を叩き一

心に陀羅尼を唱へ居れば下女茶を持來りいふ
かしきおもちしてさる是より魔雲散して眞
如漸く現はる嗚呼佛法の功德亦思ふへし阿々
夜友人猪飼麻次郎氏を訪氏は同窓の友にして
詩文を好み近時三井銀行西京支店長なり余
の訪問を悦ひ近作を示す東都出發以來始て雅
友に會し思はず夜を更せり
六日 腕車を雇ひ嵐山に遊ぶ嵯峨より小舟に
棹さして大堰川を沂ること十町許りにして川
邊に嵐峽館あり名の如く嵐峽の草屋光景愛す

るにたれり又岩間より炭酸曹達水湧出て洗湯
に供せり遊客皆悦ひ浴す却て都會壯麗の高樓
にまされり古書を案するも嵐山の櫻樹は龜山
上皇吉野より移し植給へりとあり又中古猶補
植せしもの少からす一境の風景皆秀雅おしな
へて松多し春秋の眺め殊に勝れたるは翠松の
間に花紅葉あれはなり古跡を探れば夢窓國師
の坐禪石大悲閣淺黃櫻等枚舉にいとまあらず
其最も壯觀なるは渡月橋の上流三軒屋よりの
眺め是なり然れとも惜哉著名なるかため俗客

多く又穢なき茶屋など建並て風致を害せりを
りにふれてよめる歌
春過て夏さりくれば嵐山躑躅花さき大堰川
小鮎さはしる此川の清き流れに舟浮へ小鮎
つりつゝ此山の岩に根さして咲出る躑躅め
てつゝ終日に遊はひをれば櫻さく春にまさ
りておもしろくおもほゆるかもこれの山川
七日 黎明嵐峽館を發し嵯峨停車場に至る途
中路傍の竹林中に小督塚あり立寄て見るに檜
の下に手ころなる石三四並へて塚のしるしと

なせり然れとも小督は晩年清閑寺に隠棲して
尼となり墳墓亦境内の高倉帝の御陵の傍にあ
りこは平家物語に仲國か高倉院の敷を奉して
嵯峨野の奥に尋こしし古事にちなみて後人の
築きしえせ塚ならむ正午西京に至り南禪寺に
遊ぶ境内大樹にとみ頗る幽邃寺は元龜山法皇
の宸居なりしも正應の頃法皇佛を信し之を寺
となしたまひ開山は無關和尚なりしか和尚遷
化の後大燈國師に敕ありて二祖となしたまふ
我國達摩宗臨濟派の濫觴なり無關禪師は信州

の人にして壯年のころ宋に遊學し歸朝後朝廷
の禮遇渥く是よりして心印の宗行はる本堂は
去廿八年火災にかゝり今は唯客殿のみ存すこ
は太閤秀吉の建設せられたる桃山殿を移轉せ
しものなり室内の襖屏風には元信探幽等狩野
家の丹精を凝せる蜜畫をはれり中にも探幽の
畫ける竹林の虎の如きは彩色の清緻意匠の微
妙實に歎賞の外なし住職の和尚を訪とも不在
只客殿のみ一覽して智恩院に至るこは淨土宗
鎮西派總本寺にして東山第一の巨刹なり境域

山腹にありて樹木鬱蒼壯麗筆に盡し難し庭さ
きの岸上より望めは京洛は眼下にありて眺望
絶佳山門の路傍には老櫻多し花盛にはさそと
おもひやらる夕景に至るも暑猶甚しければ圓
山の鑛泉に浴し汗を洗ひ暫時茶亭に憩ふ主人
は浪花の生れと云書畫を愛せり扇子を出し余
に筆をこふ

しはらくはこゝにやすらへ時鳥

吾住庵も青葉さしけり

と思ひ出しのまゝ坐興に認むれば痛くよるこ

ひ直とかさして珍重しけり家業にぬかりなき
人物なり夜西京ホテルに宿る滞留の旅客は皆
外國の人なり食後寢室にいりポイイにかつけ
ものとりすれば親切たゝならず諺に日地獄の
郷も金次第と況てや洋館の小厮に於てをや
八日 雨を冒し西京を發し再奈良に至り法隆
寺に詣つ即南都に元興寺中宮寺橘寺蜂崗寺地
後寺葛城寺日向寺法隆寺と稱し聖德太子の造
られし八大寺の一なり然れとも多くは火災に
罹りて再建しさなくは堂宇朽て全存のもの少

し只此寺のみ舊形を改めず往昔の儘存せり實に千古の名刹と謂へし境内には金堂講堂東院夢殿五重塔西圓堂等ありて輪奐の美名状すへからず建築彫刻佛像等現今美術工藝の模範として其道のもの歎賞せるも亦宜なり殊に珍しきは礎のかため等にセメントを以てせしことなりこは理學者も太古の進歩に驚腹せしといふ寺號は初め班鳩寺といへりこは聖德太子の宮城班鳩宮の境内なればなり太子は佛法東漸の開祖なるは論をまたず禮樂法令の洪業を作

られたる古來未聞觀聖の君なり吾國醇厚の時に及ひて癡朴の民を鼓して其制裁を示し又佛法によりて疑懼を絶てり世人は奈良の地を以て公園の一と見なし所々の神社佛閣を以て只美術工藝の参考として珍重すれとも余か感これに止まらず舊記を案するに抑南都の世に於て斯る美術工藝の發達と共に道德も亦發達し皇統の基礎も猶堅固をいたせり總て國の安寧を思はさるへからず只一方に心をよするものは佛法は異國の法とし太子か之を信せしを非

難すれともこは大に謂れあらむ獨り太子のみ
 ならず世々英哲俊傑の士か佛に意を用ひ志を
 寄せられたるは單に迷心夢想のみを以てしか
 せしものにあらしこは名利の外に立一念に熱
 考せば或は其境に至ることあるへし吾國か古
 より自國の習慣に固著せず良善を廣く他國に
 求むるの念あればこそ今日の繁榮を見しなれ
 之を思へは神社佛閣の規模も美術工藝の外に
 又尊むべき價值あらむ今や往昔を追想して感
 あれば聊卑見を記して識者に正す

聖德太子をよめる歌

古ゆ今の現に世の人のしぬひ奉れる厩戸の
 皇子の命は村肝の心をつくしものことに思
 ひはからひ事ことにきこしめしつゝ末の世
 の爲をし思ひ諸の法をし定めそか上に寺を
 もつくり外國のよろしき道のよき道を撰ひ
 たまひて皇國の人に教へて人皆の心をやは
 しまつろはぬ國も鎮めりこを思へは今の榮
 えも此皇子の皇子の命のみいさをならし
 法隆寺を一覽すれば夕陽はや西山に傾くふた

よひ瀛車にのり夜葛村に至り鑛泉場にやとる
 泉は多量の炭酸を含有して諸病に効あれば浴
 客少からず

九日 雨漸く霽吉野にゆく途中下市驛維盛の
 古蹟鮪屋彌助の宅を訪今人は十七代めといへ
 り旅館を營む庭園は直立の岩に石礎を刻み松
 楓枝たれ石罅より清水滴たりて苔むせり狭小
 なれとも風致愛するにたれり世に維盛園と稱
 し通行の人の足を駐むるもの少からず茶菓子
 に小鮪鮓を出せり聞に往昔より此家に男子生

れず世々聳養子なりと云是亦何の因縁なるか
 吉野川の邊に出れば橋あり激流に打渡せる見
 事の大橋なり田舎にまれなる橋なれば其構造
 を見物しける折眞言宗の僧來り語りて曰吉野
 川は斯の如き急流なり故に是迄幾度橋をかけ
 ても洪水の時皆流されたりそは上流より木材
 の流れ來り橋柱に掛るか爲なれば此度は柱を
 用ひず西洋風の釣橋を作れりと橋を渡り川の
 西岸にそひ行は漸次山逼りて水猶急景色亦一
 段を加ふ然れとも山間の地味作物に適し諸物

よく生せり昨今麥刈又田植最中なりしか耕耘
には牛を用ひ其様豊後なる吾郷に似たり麥收
納の方法は所々にて異なり奈良附近は畑に生
立のまゝ穂を摘下市わたりは穂こきせすして
穂をやき落せり其方法は一人傍にありて一束
つゝ與ふれは一人は穂先に火をつけ之を焼落
せりこは全く他國に見ぬしわさなり桑園は所
々の山麓のみにして未盛ならず然れ共地味最
も桑に適せり梁簡文の荊州歌に紀城南里望朝
雲雉飛麥熟妾思季白の歌に白帝城邊足風波云

々は所謂此等の景歎斯て農家のさまを見つゝ
行は最峻しき山に接して道兩條に分る一は溪
間一は山壑にそひて登る習々迷ひて傍を見れ
は叢の中に道しるへの石あり押分て讀下せは
右は高野左は吉野道とあり故に道を左にとれ
は羊觴の道面に對す但し阪の兩崖既に老櫻多
し又近年補植の若木も少からず是即世人の吉
野と賞する初步の所なり五町許り阪を登れば
稍平夷然れとも山の峯つたひを次第に登る麓
より吉野驛に至る五十町と云此間た路傍の樹

大抵櫻なり古人か霞の奥は櫻といひ霞と見し
は櫻といひ見渡す限りは櫻といひて無限にほ
めたよへたるも亦宜なり何れの世何人の植置
しか未之をきかす寛平の御時きさいの宮の歌
合のをり紀の友則か眞吉野の山邊に咲る櫻花
雪かとのみそあやまたれけるとよみたるを見
ても昔より櫻の多きはしられたり聞に櫻樹は
其壽長からす彼信濃國戸隠山の麓に神代櫻と
稱へ大樹の古木あれともこは又異例にして多
く貳百年乃至三百年を経れば枯るを常とす今

吉野を實見するに古き樹も百五十年乃至貳百
年には過さるへし舊幕の頃吉野奉行所より之
を保護し枯木あれば年々補植し來りしとき、
しか其前といへとも補植に注意せしものなら
む道路は大峯山參詣の爲に開けり道も此處を
以て限れり蓋し大峯山は雄略天皇の御宇役の
小角の開く所俗稱役の行者是なり小角は佛乘
を以て世にしらる古來其徒を山伏と唱ふ即山
に伏し苦行するの意か今日といへとも世俗白
衣を着し手に鈴をふり錫杖を携へ夏秋の頃登

山するもの少からず吉野驛をさる十町許り北
に後醍醐天皇を祀れる新宮あり吉野宮と稱へ
て官幣社に列す吉野宮より四五町登れば護良
親王の御身かはりに打死せし村上義光の墓あ
り又傍らに南朝殉難の士の碑あり天明三年内
藤景之撰としるせり楠公の歌の身の爲に君を
思ふはふた心君の爲にと身を思はてとよまれ
たるも當時忠臣の士の心中をしるに足り路傍
を西方東方と見物しければ日暮て吉野驛に着
す芳雲樓にやとる山壑に臨みて別棟あり連山

衽席に接し風光掬すへし隣室に前日奈良より
同車せし客やとれり英國神戸の領事ワイマン
氏の囑により學術研究のため蝶蛾の類を集め
むか爲に來れりと云其方法を聞に夜間は洋燈
を點しこれに飛來るものを捕へ晝間は花卉に
群るをたほ綱にて伏す廿六年の頃より此研究
に着手して大略全國のものを集め其種類凡そ
三千の多きに達す然れとも未種類を盡さず吉
野郡は此度にて三夏季なれとも猶異類のもの
あり稍全備を告むは向後五ヶ年をも要するな

らむ又吾國には他國に嘗て見ざる類あり之を
帝と命名せしか世界の昆蟲家の賞嘆する所と
なりて其價數百圓にて望むものあれとも惜か
な近年殆と見ことさへなきに至れりと一席の
閑話面白き智識の一端を得たれともくた
しければ記さす

十日 山徑を迂廻し溪澗を行こと十五六町に
して如意輪寺に抵る山腹に後醍醐天皇の御陵
あり杉檜繁茂頼山陽の詩に杉檜參天春日黒荒
陵誰吊後醍醐とあり虚ならず御陵にはしるし

の塔なし小石三四立し許にして周圍は石の玉
垣を以て構へり正行出陣のをり御陵に詣て箭
鏃を以て寺門の扉に書る名高き歌は寶物殿に
南朝縁故のもの、筆蹟及ひ武器類と共に秘藏
して猥りに公衆の覽を許さず歸途地形を熟視
するに兩溪甚深く兵備少しく行届かは往昔弓
鋒の戦ひ師直の小勢容易に落しうへき所にあ
らす嗚呼命なる哉途中よめる歌并短歌
櫻さくいつこはあれと眞吉野の吉野の山の
櫻こそたくひなしとへ千尋の谷の底よりそ

り立山の末まで數しらす植わたり此
花の咲のをりは雪と見え雲とも見えむち
りはてし夏にしあれとそか枝のみつえ茂ら
ひそか葉の若葉にほひておむかしく見ゆる
山かも來む春の花のさかりに狛劍我そ來て
見む眞吉野の山
若葉たに見のたぬしきを吉野山

花のさかりはいかにありけむ

夕景葛村なるもとの旅館にやとる

十一日 未明葛村を發し瀧車にて橋本に至る

是より腕車を雇ひ行こと十町學文路驛に至る
高野山麓の驛なり驛より上は車通はす脚弱の
者は籠に乗り長承の昔筑紫の大守加藤新太郎
繁氏僧號苜萱の妻千里の前繁氏を探し索めし
をり病死せし茶屋あり玉屋と云登山のもの必
此茶屋に憩ふ墓及ひ苜萱の古蹟は茶屋より二
町許り山の手の路傍にあり之を過れば山路極
めて峻嶮然れとも春夏の頃登山の人多ければ
路傍至る所店あり又籠人足の備へさへあり學
文路より一里半許り登れば神谷宿あり是より

六十
籠にのり行こと十町許りにして山路少しく平坦の所あり籠かき籠を立て日明治四年二月廿九日播州赤穂の藩士警討の場所即是なり仇人の墓の側に實記をうれる店あり購ひて見るに播州森美作守忠曲の家臣村上直助なるもの并に其嫡子及ひ次男の三人を同藩のもの十六人許り徒黨して暗殺ししかも二人の子供は亡父の一七日の時墓参りしけるをりに殺害す然るに藩政にては仇人をとかめず却て村上家を罰し一時家祿さへ取上られしかは残る兄弟四人

並に其親族等之を怨み復讐せむと謀るをりから仇人共は藩を脱し長州に移り奇兵隊に加はり高杉晋作の配下に屬し或は戦死或は病死して僅に七人となれり明治維新の後一旦歸藩を許されしかとも故郷に止ることを懼れ藩主も亦旨をさとし高野に登り剃髪せしめむとなしを途中で相待遂に仇を復すと云嗚呼天なる哉命なる哉佛者の所謂因果應報の理り亦思はさるへけむや餘談なれとも明治の世に珍しければ記しぬ晩に山頂に達し女人堂に憩ふ是よ

り高野山境内なり往昔婦女の境内に入を嚴禁せしは蓋し僧侶の執行を思ふか故なるへし維新後此禁を解たれとも今日尙店屋に至る迄其常住を許さす

古に定めし法をたふとみて

まもれ此山世はかはるとも

女人堂より峰傳ひ奥の院參詣の裏道あり古來之を女道といへり故に御座を裏より拜したるものなり堂より五六町下れば寺院あり店屋あり是山中の一小都會なり夜北室院にやとる院

の構造頗る盛大三四月の頃登山の人の多きをりは一夜に貳百五十乃至三百人もやとることありと云然れとも近時農家最も繁忙の時なれば登山するもの少く殆ど合宿の客を見す十二日 小僧奥の院に案内す是大師の墓所なり石の玉垣の中に貳間四面許りの堂あり堂の前に拜殿ありて數百の燈明をとほせり長者の千燈貧者の一燈是なり一の橋より奥の院に至る十八町橋は諸院を過て人家のつきたる所にあり路傍の老杉古檜中に無數の墓あり里俗之